

通志堂經解

512
1411
971



門 口 12
補
卷



四書通凡例

一語錄凡朱子未定之說與門人傳錄差誤及重意者不復出門人姓氏依纂疏例亦不復紀

一集註謂集諸家之註而爲之也或融其意或舉其辭字字稱傳不可增減今集成復舉朱子以前諸議論是朱子當時猶有遺者也今並不復出或張氏敬夫洪氏慶善諸說有能發朱子之意者間存之

一祝氏以刊於興國者爲定本今細考其文義如爲政以德舊本作行道而有得於身祝本作有得於

心後本又改作得於心而不失祝未之見也按桐
 原胡氏侍坐武夷亭先生執扇而曰德字須用不
 失訓如得人此物可謂得矣才失之則非得也此
 譬言甚切蓋此句含兩意一謂得之於有生之初者
 不可失之於有生之後一謂昨日得之者今日不
 可失之也今必以祝本為定未必先曰得於心而
 不失然後改曰行道而有得於身未又改曰行道
 而有得於心故今不以祝本為定詳見為政以德
 註下

一纂疏引胡氏曰某之為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

以明其義愚按德之為言得也政之為言正也本
 記曰德者得也語曰政者正也謂前無訓釋可乎
 蓋如說喜意也猶是以喜字訓說字學之為言效
 也學之為字即是效字按說文古數字從文則學
 字即是數字效數通今如纂疏此類皆刪之

一纂疏集成有筆誤者如顏回好學章集註載所好
 何學論輔氏曰古所謂七情者喜怒哀樂愛惡欲
 也今程子以懼字易樂字蓋嫌喜樂二字相似而
 不及於懼也其義精矣愚按禮記中庸篇以喜怒哀
 哀樂四者言禮運篇以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言

程子之論正本禮運初未嘗以懼字易樂字也似此筆誤者刪之

一纂疏集成有舛謬者如子游洒掃應對章集註記程子之說凡五條末曰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趙氏曰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理貫於萬事不以事之近小而理有不該也其說正與集註相反蓋不看上文有非謂兩字即以下文學其末而本便在此為是也他似

此不可勝舉皆刪之炳文指擿前人深愧非是然不明言之恐誤後學蓋亦不得已而為爾

一雙峯饒氏之說於朱子大有發明其間有不相似者輒辨一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一炳文於諸家之後每章或取朱子用意處及朱子所謂其間有極緊要處發明一二以俟有道就正焉

四書通凡例

朱子四書引用姓氏

劉子

諡康公周頃王季子河南

賈子

諡西漢雒陽

董子

仲舒西漢廣川

孔氏

安國西漢曲阜

太史公

司馬氏遷西漢龍門

揚子

子雲西漢成都

馬氏

融季長東漢扶風

趙氏

岐邠東漢京兆

諸葛武侯

亮孔明蜀琅琊

何氏

晏平叔魏南陽

陸氏

元朗德明唐平江

韓子

愈昌黎唐南陽

趙伯循

匡唐河東

丁氏

公著唐平江

徐氏

度孝節唐睢陽

邢氏

昂宋濟陰

周子

惇頤濂溪茂叔春陵

張子

載子厚關西

四書通一月生天

通志堂

程氏兩夫子

伯子 叔子

顯 伯淳 明道 正叔 伊川

河南

邵子

雍 康節 堯夫 河南

豐氏

相之 四明

文潞公

彦博 寬夫 汾州

呂備講

希哲 原明 河南

劉忠定公

安世 器之 大名

范氏

祖禹 淳夫 成都

王氏

安石 臨川

蘇氏

軾 子瞻 東坡 眉山

呂氏

大臨 藍田

孔氏

文仲 經父 臨川

謝氏

良佐 顯道 上蔡

楊氏

時 龜山 延平

游氏

醉 定夫 建安

尹氏

彥明 河南

侯氏

仲良 師聖 河東

洪氏

興祖 慶善 丹陽

陳了翁

瓘 延平

羅仲素

從彥 延平

晁氏

說之 以道 清豐

吳氏

才老 建安

師李氏

愿中 延平

孫毓

江都

胡氏

安國 康侯 文定公 子寅 明仲 致堂 建安

劉聘君

勉之 致中 建安

林氏

之奇 少穎 三山

黃氏

舜祖 繼道 二山

陳氏

陽 晉臣 三山

張敬夫

棧 南軒 廣漢

范浚

茂明 金華

李氏

郁 光祖 昭武

周氏

孚先 伯忱 毗陵

鄒氏

浩 志完 毗陵

何叔京

錡 昭武

王勉

建安

張琥

以上並依朱子四書中所書

四書通引用姓氏書目

朱子 文集 語錄 輯略 集義

黃氏 直榦 勉齋 三山 通釋 文集 講義

陳氏 淳安 北溪 臨漳 字義 文集 庸學講義

輔氏 廣漢 慶源 語孟問答

潘氏 枊謙 瓜山 三山 講說

蔡氏 淵伯 節齋 建安 九峯 易傳 庸學思問 中庸通旨

蔡氏 沉仲 覺軒 書傳

蔡氏 模仲 覺軒 語孟集疏

陳氏 孔碩 北山 三山 講義

陳氏 埴器 潛室 永嘉 經說 木鍾集

胡氏 泳伯 桐原 南康 衍說

葉氏 賀孫 知道 括蒼 講義 文集

黃氏 士毅 莆田 講義

真氏 德秀 西山 建安 大學衍義 讀書記 文集

趙氏 順孫 格菴 括蒼 四書纂疏

以上並依纂疏集成引用

胡氏 瑗翼 安定 海陵 曾氏 鞏南 南豐

張子 橫渠 邵子 堯夫

程子 明道 伊川 張氏 叔才 庭堅

陸氏 佃農師 山陰

孔氏 文仲

鄧氏 名世 元亞

游氏 酢

侯氏 仲良

張氏 敬夫

洪氏 興祖

項氏 安世 平蕃 江陵

林氏 之奇

胡氏 寅 明仲 仁仲

葉氏 夢得 少蘊 石林

呂氏 祖謙 康萊 伯恭 金華

張氏 九成 子韶 范陽

袁氏 甫 廣微 四明 蒙齋

郭氏 忠厚 立之 兼山

邵氏 甲 仁仲 新定

錢氏 時 子是 新定

顧氏 元常 平甫 新定

陳氏 文蔚 才卿 廣信

倪氏 雲川

李氏 道傳 仁壽 仲貫 陵陽

李氏 東窓 適 水心 正則

衛氏 正叔 吳郡 龍川 永康

陳氏 知柔 溫陵 體仁

陳氏 亮 全父 永康

陳氏 用之 長樂

林氏 變孫 子武 三山

方氏 越 嚴陵 姓夫

譚氏 惟寅 高要

周氏 希聖 延平

何氏 夢貴 新之 北山 嚴陵

潘氏 時舉 子善 天台

鄭氏 汝諧 舜舉 古括 東谷

王氏 炎 晦叔 新安

薛氏 永嘉

李氏 閱祖 守約 昭武

歐陽氏 謙之 希遜 廬陵

諸葛氏 泰

胡氏 次焱 梅巖 濟鼎 新安

黃氏 繼道 王淵

處氏

張氏

王氏 回

黃氏 淵

蕭田

祝氏 洙

宗道 建安

四書附錄

王氏 柏

魯齋 金華

批點標注四書

程氏 若庸

勿齋 新安

字訓

饒氏 魯

雙峯 廣信

石洞紀聞 講義

盧氏 孝孫

玉溪

大學通義

沈氏 貴珪

穀齋 番陽

正蒙解

謝氏 枋得

疊山 廣信

文集

齊氏 夢龍 節初

番陽

語解

許氏 衡

魯齋 河南

文集 遺書

馮氏 奇之

厚齋 南康

論語解

方氏 逢辰

蛟峯 青陽

中庸大學釋傳

金氏 履祥

仁山 金華

大學疏義

杜氏 瑛

緱山

語孟旁通

薛氏 延年

秋潭 平水

四書引證

黃氏 仲元

四如 蕭田

四書講義

熊氏 禾

去非 建安

標題四書

吳氏 浩

義夫 新安

大學講義

陳氏

標

定宇新安

四書發明

吳氏

仲迂

可堂番陽

語類次

以上並纂疏集成外新增

姓氏

泰定三年冬存中奉

江浙儒學提舉志行揚先生命以胡先生四書通能刪纂疏集成之所未是能發纂疏集成之所未發大有功於朱子深有益於後學委令賁付建寧路建陽縣書坊刊印以廣其傳為此來茲書府承志安余君命工繡梓度

越三稔始克就復以坊中諸本四書校勘如集成標題經注善本改亦曰學之正之曰為由增莫春和煦之時詠歌也之類皆好事者妄加增改今以纂疏通釋集疏附錄為正庸學或問不敢分析失朱夫子本意編附於章句通後又於集註字之奇者增入釋文事之隱者附以通證先儒姓氏類而紀之庶初學之士亦便於考索云天曆二年己巳秋八月壬辰新安後學張存中書於余氏勤有堂

四書通序

四書通何爲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其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奧而本之皆彝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於至大而析之極於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余老矣潛心於此者餘五十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乎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

以決擇於取舍之際也嗚呼此余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會之庶不失其宗辨之庶不惑於似也余不敢自謂能通子朱子之意後之通者儻恕其僭而正其所未是則余之所深冀也泰定甲子九月日日新安後學胡炳文序

四書通序

四書之學初表章於河南二程先生而大闡明於考亭朱夫子善讀者先本諸經而次及先儒論著又次考求朱夫子取舍之說可與言學矣然習其讀而終莫會其意猶為未善也纂疏集成博采諸儒之言亡慮數十百家使學者貿亂而無所折衷余竊病焉近世為圖為書者益眾大抵於先儒論著及朱夫子取舍之說有所未通而遽為臆說以銜於世余嘗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學者常患其不勝古人求勝古人而卒以不如予不知其可也今新安雲峯胡先生之為四書

通也悉取纂疏集成之戾於朱夫子者刪而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己說於後如譜昭穆以正百世不遷之宗不使小宗得後大宗者懼其亂也漢世定論經傳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漢末封司馬遷後為史通通之為義尚矣若夫習其讀而會其意此又學者之事庶無負先生名書之旨云泰定三年良月朔旦巴西鄧文原敘

大學朱子序

後學 胡炳文 通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語錄大學是修身治人底規模又曰如一部行程曆

相似皆有節次通曰經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序曰古之大蓋自天降

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通曰書曰若有恒性六經言性自此始成

湯伐夏之初誥天下尚且從性上說來況教人以大學之道乎所以序中法字凡五

言之而性字亦凡五言之蓋所以為大學教人之法者不過欲人復其仁義禮智之

性而已性即經所謂明德所謂至善傳所謂明命朱子四書釋仁曰心之德愛之理

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遷

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知則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然其氣質之

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

也語錄氣是那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樣了底只是陰陽五行之氣袞在天地中精

英者為人查滓者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為聖為賢精英之中查滓者為愚

大學序

通志堂

為不肖。通曰若有恒性湯言天命之性習與性成伊尹言氣質之性孟子性善言天命之性而未及氣質之性荀子性惡揚子善惡混韓子三品言氣質之性而不及天命之性至周子太極圖始即太極言其本然者即陰陽五行言其氣質者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性之說至是明且備矣此序所以必兼言之也一部大學只是知與行氣屬天主知質屬地主行氣之稟有清濁之不齊故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質之稟有純駁之不齊故不能皆有以全其性之所有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

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

通曰聰明睿知者氣最清則知之至能盡其性者質最純則行之至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皆不過使之復其性而已三代以前為人君者只從大學之道做出許多事業君師之責叢于一身三代以後大學不明間有因才質之美以成事者終無明明德新民之功君道有略得之者師道絕無矣

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語錄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愛教胄子口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性情。通曰當此之時其法未備司徒之職統教百姓典樂之官專教胄子而已

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熊氏曰按大戴記保

傳篇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曰小學為庠門一作虎闈大學在王宮之東束髮謂成童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此王子入學之期也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也按年數或不同而文公獨以白虎通為斷。齊氏曰洒掃內則所謂雞初鳴洒掃室堂及庭曲禮所謂為長者糞加帚箕上以袂拘而退使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之類是也應對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曲禮所謂長者負劔辟明詔之負置之於背劔挾之於旁口耳之間曰頃辟明詔之傾頭與語則掩口而對長者不及則毋僂言之類是也進退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進退周旋慎齊并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曲禮所謂凡與客入者每門必讓於客從主人登拾級聚足連步以上及堂上據武堂下布武之類是也禮習於度數之節文所以教之中也古者五禮古軍賓嘉樂明於聲音之高下所以教之和也古者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射法一弓挾四矢驗其正鵠之中否以觀德行古有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并儀御法一車乘四馬御者執轡立於車上欲調習不失馳驅之正也古者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

交衢遂禽左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鳴和鸞者御之常過君表者御之變舞交衢
 如今十字街轉過過君表語出詩小雅車攻疏書書字之體可以見心畫古有六書
 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數等數之法可以盡物變古者九數方田粟布衰分
 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大司徒所以教萬民而賓興之者始以六德繼以六
 行後及於六藝非八歲以上者所能盡究其事不徒使曉其名物而已故上三者言
 節而此三者言文文者名物之謂也非其事也。通曰洒掃應對進退以節言者小
 學不惟當習其事事之中有品節存焉是小學當行之事也禮樂射御書
 數以文言者小學未能習其事姑習其文義而已是小學當知之事也 及其

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

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

修己治平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陳氏曰初間未知知愚皆當教之到十五年則知愚可見矣故入大學須有別天子
 之元子當有天下之責眾子當建國立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當有家之貴故皆
 在所教庶人則唯俊秀者乃得與以其亦將任之以位也。通曰窮理知之事正心
 修己治人之事當此之時其法始備有國學有鄉學而學之中又有大學有小學
 焉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

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

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定宇陳氏曰上言學校施
 教之法此言君身為立教

之本即所謂億兆君師繼天立極者。通曰
 躬行是行心得是知彝倫是仁義禮知之性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

學焉者無不有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

而各俛焉以盡其力通曰前說上之所以為教此說下之所以為學其
 教皆本於知行故學焉者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

分之所當為是知各
 俛焉以盡其力是行此古昔盛時所以治去
 聲隆於上俗美於下

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通曰此言古之治法與古者教人之法相應上
 之教如此所以治隆於上下之學如此所以俗

美於
 下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

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

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通曰
 此時

其法已廢前乎此聖賢得君師之位以身為教人人能行大學之道後乎此聖賢不得君師之位以書為教詔後世使知有大學之道也若曲禮少

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

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

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齊氏曰曲禮內則少儀見禮記

秋時三代小學之全法僅存其一二故曰支流餘裔支流水之旁出者非正流也裔

衣裾之末○通曰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如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三綱領是也節目

詳明而始終有序如格致誠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

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

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通曰三代之隆以前所謂大學

小學而無用文集自聖學不傳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者不

後雖有大學之書而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

人已鮮能知之矣

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通曰此一教字朱子蓋深

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異端虛

人○通曰記誦者口耳之得而非得於心詞章者枝葉之盛而非盛於本

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

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通曰夫子以管仲為器小此所

為致遠恐泥此所謂百家眾技之流是也是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而行之者也然

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

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

壞亂極矣通曰惑世誣民使斯民昏而不能知充塞仁義使斯道墮而不能

之要是大學書中所載者至治之澤是自大學中流出者上之人無能知此大天

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
 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
 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
 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
 亦幸私淑而與去聲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
 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
 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
 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通曰大學章句所以於國家
 化民成俗有補者古今帝王
之所以為治不能外此大學之道也於學者修己治人
 有補者古今聖賢之所以為學不能外此大學之道也
 子新安朱熹序定字陳氏曰此序分六節精義尤在第二節曰知其性
 之所有而全之曰教之以復其初是也朱子論學必以
 淳熙己酉二月甲

復性初為綱領要歸語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曰明善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
 禮智人性之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此書釋明德亦曰遂明之以復其初與此
 序凡四致意焉聖人盡性盡其本全者也學者復其性復而後能全也欲知性之所
 有在格物以致其知欲復全其性之所有在誠意正心修身以力於行而已讀此序
 此書者其以知性之所有與復其性初
 為要領以知行為工夫而融貫其旨云

大學朱子序

大學序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朱子章句

後學 胡炳文 通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
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
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語錄大學是
為學綱領通

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
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新定邵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
齊家齊家本於修身者有矣言修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之本於
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也六籍之中惟此篇
而已。通曰六經皆是教人為學然學之次第未有如此書之首尾有倫也故
學者當以為入德之門由是而堂而奧不差矣朱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
而成終也學者必以
是為主焉則不差矣

大學通

通志堂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通曰鄭氏以大學為博學藍田

呂氏謂聖人所以教人之大者朱子以為因小學之成功著大學之明法小學是小子之學大學是大人之學以年之大小言明明之也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

萬事者也。

語錄或問明德是性是性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專施發用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程子曰心統性情此說最精密。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眾理應萬事德也具眾理者德之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用已發者也而所以應萬事者即具眾理者之所為也以其所以為德者皆虛靈不昧故謂明德。陳氏曰虛靈以氣言不昧以理言。盧氏曰明德只是本心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心猶鑑然虛猶鑑之空

靈猶鑑之照惟虛故具眾理惟靈故應萬事。通曰明明德一句是大學一書之綱領所以章句釋明明德一句亦該一書之旨纔說具眾理已該格物致知格物致知者即事窮理而眾理之具者無不貫也纔說應萬事已該誠正修齊治平誠正修齊治平者以理應事而萬事之應者無不當也但為

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

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

初也。

語錄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及長無不知敬兄此良心便是明德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

底物緣為塵昏却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明。金氏曰拘者束而不開之謂蔽者蓋而不見之謂。黃氏曰平且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固是發處處事接物而行其所當然讀書玩理而喜其所可法皆是發處因其發而遂明之則若火然泉達有不可禦者發者自發而不知明之功則雖有萌蘖之生牛羊又從而牧之矣。齊氏曰本體之明未嘗息如今人非能仁者而知孺子入井之可憐行道之人非能義者而知呼爾之可羞雖昏愚之極其得於天者本無間斷也。通曰章句釋明德專以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具眾理是性應萬事是情有時而昏又是說心本體之明又是說性所發又說情蓋心雖有時而昏然性之本體具於心則不可得而泯故必有時而發焉學者當因其發之端而遂明之即孟子言仁義禮智之端而謂知皆擴而充之也

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

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

陳氏曰新與舊對明者暗則舊矣今為之開導誘掖使去舊染

又成一箇新底。通曰心之虛靈我與民同在我者有時而昏昏者虛靈之反也如之何不自明在彼者有舊染之汚汚亦虛靈之反也如之何不使之自新然所謂新民非強有以新之也或使之得於觀感

或使之由其政教不過有以作其自新之機爾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

遷之意

王氏曰必至於是是一意不遷是一意。通曰必至於是知至至而或遷亦不可以言止

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

饒氏曰至善只是事物當然之則非指造極之地而言也。通曰此極字本傳中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或問曰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真氏釋之曰則法則也天下之理皆天實為之莫不有一定之法非人力所可增損故曰則然則所謂事理當然之極者事理當然之則也下文曰有以盡夫天理之則也曷嘗以造極之地為言哉。語錄明德新民初非人力私意所為本自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不可及亦不可須是要到當然之則田地而不遷方是止於至善。饒氏曰以明明德對新民則明明德為主以明明德新民對止至善則止至善為重故下文自知止至能得專為止至善言之格物致知是要知得至善在何處誠意正心修身是要行到那至善處

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

私也

盧氏曰至善是明德本然之則止於至善是明明德之則亦明明德於天下之則。金氏曰前云人欲所蔽後云人欲之私前是龐底人欲後是細底人欲前人欲是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與夫情欲利害之私而已後人欲是孟子所謂智鑿與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程伯子所謂自私用智程叔子所謂私意妄為張宣公所謂有為而為者蓋有一毫人力私智之為便不是天理之極聖賢分畫理欲界限甚嚴甚細。通曰異端之教言理不言事大學之教言理必及於事故章句釋明德則曰具眾理應萬事及釋至善則曰事理當然之極事事物物各有一理故曰眾理事物之理各有其極故曰事理當然之極一實萬分故曰眾會萬為一故曰天

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曰明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明德新民而言又八者逐條之綱領要而言之則明明德又為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通曰綱如網之有綱舉其大者領如衣之有領挈其要者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

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

謂得其所止

語錄知止只是識得一箇去處既已識得則心中便定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定靜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

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藍田呂氏曰所謂知止者猶行者之所欲至射者之所欲中雖未至也雖未中也必至必中而已○黃氏曰如知君止於仁則曾中定以仁為向○饒氏曰知止譬如識得稱上星兩慮是將稱來稱量物之輕重○熊氏曰靜謂存養之密能安其所止能慮謂省察之精能得其所止此一節本節齋蔡氏發明文公未盡之旨○方氏曰慮只是能處置事異端亦說得能定靜安只是處置事物不下便是不能慮慮是定靜安了又能慮○通曰知止二字讀者多作用力字看殊不知用力只在下文格物致知上按章句於下文曰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齊家以下新民之事則前三句皆是說工夫曰物格致知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則此五句皆是說功效蓋又是知止之功效定而能靜則事未來而此心之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慮則事方來而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差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

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盧氏曰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則

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節一箇先字起下文六箇先字一箇後字起下文七箇後字是不特結上兩節亦所以起下兩節之意也○金氏曰不結曰此是大學之道而曰則近道矣蓋道者當行之路行著便是道上知所先後方是知得方見得在面前了未踏在道上所以只曰近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

治平聲後放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通曰章首三在一篇之要領明明德一句又三在之要領所以前一截說綱領以在明明德一句先之後一截說條目亦以明明德於天下一句先之不曰平

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人心者身之所主也盧氏曰八者以心為主自天皆自明其明德則天下平矣下而約之以至於身無不統於一心自意而推之以至於萬事萬物無不管於一心曰格曰致曰誠皆正心上功夫曰修曰齊曰治曰平皆自正心中出誠實也意

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毋自欺也

語錄心言其統體意是就其中發出或問意特心之所發爾今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所發處下手○心體何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蓋由邪惡勃勃而興有以動其心也譬之水焉本自瑩淨寧息蓋由波濤洶湧水遂為其所激而動也○通曰中庸言誠身大學但言誠意誠身是連誠意正心修身都說了是說身之所為者實此則欲心之所發者實章句所發二字凡兩言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為情也實其心之所發者心發而為意也朱子嘗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然則性發為情其初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之功是統體說心發而為意便有善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之功是從念頭說又按章句初本實其心之所發欲其自慊而無自欺後改作一於善而無自欺朱子嘗曰只是一箇心便是誠纔有兩心便自欺愚謂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實而陰虛陽一而陰二也一則誠二則不誠君子為善去惡表裏為一則實實則充足於中便有自慊之意小人亦豈全無為善之念亦豈甘於為惡之歸但表裏為二則虛虛則欲掩覆於外不無自欺之蔽章句一於善三

字有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

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

無不到也語錄致如以手推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為自家元有此物但為他物所蔽而今便要從那知處推開去是

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至於無不知也○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欲與先字謂如欲如此則先如此是言功夫節次若致知在格物則致知便在格物上欲字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格不得最不可凡事不可着箇且字其病甚多○通曰章句初本云欲其所知無不切後改切為盡本孟子盡心之盡也盡心章集註曰心者人之神明具眾理而應萬事即此所謂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此章或問則又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其釋知字與釋明德政自相應蓋此心本具眾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知具者其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應者用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立明德中自具全體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此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大學前分事與物言若物自物事自事此獨言物猶事也大抵有一事必有一理理本非空虛無用之物大學教人即事以窮理亦惟恐人為空虛無用之學世之學者論事則支離而不根於理言理則空虛而不貫於

事未免歧理與事而二之所以章句釋明德則兼事與理釋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亦曰窮至事物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明德第一功夫也故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此一在字又與章首三在字相應大學綱領所在莫先於在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夫所在又莫先於在格物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通曰條目有八章句獨釋誠意致知格物致知是夢覺關過得此關方是覺不是夢誠意

是人鬼關過得此關方是人不是鬼釋之詳略固有意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

無不盡也

語錄知止則知字為重言知其所當止也知至則至字為重言其知識到極處也

知既盡則意

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語錄意是動心該動靜○熊氏曰知字是

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說意字是就心之念慮方萌處說○通曰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盡然後意可得而實非謂知之既至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

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誠之後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但曰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意但曰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不曰意既實而後正其心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先後二字聖人但略言其序之不可紊而其功之不可缺者非必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一節也是當會於言意之表

可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

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熊氏曰自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是博而反約就開闢處收斂教細密自意誠心正以至於天下平是由約而施博又自細密處推得開闢○通曰以朱子之言推之綱領第一節三句說工夫第二節五句說功效條目第一節六箇先字是逆推工夫第二節七箇后字是順推功效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

語錄漢書平帝紀一切顏師古注猶以刀切物取其齊整

正心以上皆所以修

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爾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集文

條目凡八而章末獨以修身齊家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指益深矣
○通曰前節則於工夫中拈出修身正結此節則於功效中拈出身與家反結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章末獨舉身與家而言者為明
明德於天下者言也彼庶人雖無治國平天下之事身亦不可以不修家亦不
可以不齊然則亦為庶人言也天子非此大學之道不可以不修家亦不
為君庶人非此大學之道不可以為人在大學者不可不言矣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
五字

其傳

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

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凡一千五百
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

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
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語錄德之明與不明只在人之克與不克只是
真箇會○定字陳氏曰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

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亦引經
活法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二字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商書顧謂常自在之也諝猶此也或曰審也天

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

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語錄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蓋
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之所得以為

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為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蔽了他○天
即人人即天之始生得於天也天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

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着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爾豈實有一物之可見其形象邪○常存此心知得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方氏曰今人多昏昧一似無此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然自不敢放肆○新安吳氏曰言德則命在其中故釋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言命則德在其中故釋明命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所以為德者○通曰顧諟猶言看此此吾之本心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也此即所謂至善也目常在此而不失心常在此而不忘顧諟二字有省察意亦有存養意蓋此心要常常警覺而操存之也

方惟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方氏曰人之德未嘗不明其明未嘗不大但人自昏之耳堯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

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盧氏曰明者是自明昏亦是自昏玩自之一字使人惕然警覺

要而言之克明德是自明之始事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顧諟明命之句在中間是自明工夫此章雜引三書而斷以一言其文理血脉之精密如此可不熟讀而詳味之乎後章皆然○饒氏曰所引三書先後不倫取其辭非取其人也後凡引詩書者皆當以此觀之○通曰曰克明曰顧諟是明之功釋上一明字明命是本明之性釋下一明字而未則結之曰皆自明也自字最緊要在大學則為自慊在中庸則為自成自道在易則為乾之自強晉之自昭其機皆由乎我而由人乎哉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

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

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頤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

巴斯銘也其始刻之盥頤之盤歟○通曰愚按以盤為沐浴之盤本孔氏註邵氏之說雖無關於日新之大旨然於盤字或有不補云

銘名其

器以自警之辭也

方氏曰盤銘三句第一句是入頭處舊者盤銘以為重在後兩句今看得重在前一句

荀誠

右惟

也語錄苟誠也緊要在此一字○方氏曰苟訓誠古訓釋皆如此須是真於一日之間決其自新之機方能日日新又日新蓋實能一日自新則工夫方接

續做得今學者只說日新却不曾果決真實做得一日工夫湯以人洗

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

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

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真氏曰身之有垢人猶知沐浴

以去之惟恐其體汚穢至於心者神明之府乃甘心為利欲所昏而不肯一用其力以去之是以形體為重心性為輕豈不謬哉○嚴陵方氏曰苟日新者言日新之有始也日日新者言日新之有繼也又日新者言日新之有加也○盧氏曰經首言明明德而以明明德於天下繼之此釋新民而以自新之事首言之所以見明明德無人之間經傳各互文以見義也○饒氏曰此章釋新民如何說盤銘三句蓋民心本自好善惡惡孰不欲自新然新之雖在民而所以作而新之之機實在我故自新為新民之本○定宇陳氏曰德日新之蘊自仰

越發之湯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以告大甲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盧氏曰鼓舞而作興之者非曰吾德方明

而魯民之必從亦非曰吾德已明而聽民之自化○通曰此正釋新民所引只添一作字蓋我能自明其明德又能鼓舞斯民使之皆自明其明德故謂之作前章言顧諟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我者此所謂作是又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民者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

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語錄文王能使天下無一民不新其德即此便是天命之新○饒氏曰明命是

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末梢膺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一箇天下無性外之物○方氏曰其命維新是自新新民之極天命亦為之新自新新民而至於天命亦新此止至善之驗○通曰上文三節所引雖不同然其文理血脉蓋謂能日新又新是即所以作其自新之民能作新民則雖舊邦而其命亦新矣日新又新新民之本其命維新新民之效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通曰上章釋明明德故此章之首曰自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此亦其一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

有所當止之處也

金氏曰商頌本賦體傳文引來是比體邦畿王者之邦京師正大之區以比至善人之所止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

緡詩作綿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

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陳氏曰惟民

止字上知其所止意重在知字上○通曰此傳不特釋止於至善并知止能得一節都釋了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所止與所以得之之由言之

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緡之於音鳥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緡緡繼續也熙

光明也

語錄緡如緡麻之緡不已之意○陳氏曰緡者連續而無一息之間熙者光明而無一毫之蔽○真氏曰緡與熙非二事能緡則能熙矣

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語錄緡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真氏曰敬止之敬舉全體而言無

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而言乃敬中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

引此而言聖人之止

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

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

知其所止而無疑矣通曰前章顧諟是敬日新又新亦是敬但不露

慈信五者至善之大目也人所當止莫大於此故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精微之蘊人所當止不盡於此故又當於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某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僖下版反喧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

語錄以綠竹始生之美興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也

方去切磋琢磨以為君子也

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自裁物使成形質

也磋以鑢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

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

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語錄大學至善一章工夫都在切磋

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處道理瑩澈所以如切而又磋琢是

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類磨是磨礱至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也

瑟嚴密之貌僖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饒氏曰

宣著釋

省察克治之功真氏曰學與自修二事相表裏不學問

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真氏曰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

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者動容周旋莫

通志堂

不中禮非徒事容飾而已。方氏曰問瑟間如何是恂慄也曰瑟是工夫細密

備是工夫彊毅恂慄却是兢兢業業慮惟其兢兢業業所以工夫精密而彊毅

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

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

卒乃指其實實而歎美之也盧氏曰切磋則知至善之所止琢磨則

中者也威儀者至善之容著於外者也德容表裏之盛一至善爾卒乃指至善

而歎美之非盛德之外有至善亦非明德之外有盛德也通曰至善者當然

是知此則修是行此則瑟是所知所行極其縝密而無毫髮之疎漏也問是所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

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烏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

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

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

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語錄前王遠矣盛德至善後

德後世尊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先父之所

自出豈不是親其親方氏曰親賢樂利四字皆指後人而言下四字指前王

親賢指前王之身樂利指前王之澤人皆毫分縷析無可疑者通曰前王能

使後王不忘其親思親猶子孫之常情也使後之賢者不忘其賢始足以見

新民之至善故先言賢其賢而後言親其親能使後民不忘其利懷利猶小民

之常情也使後之民不忘其樂始足以見新民之至善故先言樂其樂而後

言利其利平天下一章不過好惡與義利兩端而已我能好民之所好故後之

民猶樂我之樂我能利民以為利故後之民猶利我之利不特民不敢忘而民

自不能忘此人心天理之真也明德是自明我之天新民是使民自明其

天至善而沒世不忘人心之天自有成於吾心之天天者何當然之則是也此

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語錄淇澳言明德而

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

一章主意只是說所以止於至善工夫為下不可諠兮之語拖帶說到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又因此語一句引去大槩是反覆嗟詠其味深長他經引詩或未甚切只大學引得極細密

右傳之二三章釋止於至善

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略又但言明新而不言其

所以明新之方此章所釋節目既詳功夫又備可見篇首三句重在此一句上○通曰此章雖言所以明新之方然所以為新民之至善者又只就明德至善中來故上文贊之曰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而下文即引詩以前王不忘繼之○盧氏曰此章凡五節第一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也第四節言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立第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通曰此章釋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八者條目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修是誠意正心修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

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
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
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
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語錄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之衰聞子臯至遂為之衰子臯

又何曾聽訟只是自有以感動人處故耳○方氏曰如虞芮二國爭田入西伯境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未見西伯皆慚而去乃以所爭為閑田西伯何嘗聽訟致然○新安吳氏曰明德新民故有無言之化不怒之威所以民自畏服○饒氏曰聽訟末也無訟得其本也傳者舉輕以明重言聽訟者治民之一事亦自有本末以此見得明德新民之相為本末也決矣○通曰易訟卦曰有孚窒惕政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相應蓋有孚是有實者無情是無實者使無實者不得盡其辭則有實者不至於窒便是使民無訟然欲使民無訟本於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又本於大畏民志大畏民志又本於明明德今不曰明德為本而但曰此謂知本蓋此未足以盡明德新民之本末姑舉此言亦可謂之知本也章句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隱然自有此意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爾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

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

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

程子曰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以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通曰補傳此一節意蓋本諸此○王氏曰三句或字是格物大綱領後面許多道理盡在其中可見條理之密○通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知字是良知之知得於天性理有未窮知有不盡此知字是致知之知得於學力經不曰致致其知者先格其物獨變文曰致知在格物格即是致不格未見其至欲致其知舍格物非所以為知

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其極

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又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通曰補傳所謂大學始教意蓋本諸此朱子嘗曰此兩條皆言格物致知所當先而不可後之意○程子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

大學通

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辭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又曰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或曰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通曰補傳所謂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意蓋本諸此○盧氏曰萬事萬物皆具一理而萬事萬物之理同出一原各具一理皆吾明德之妙用同出一原乃吾明德之本體格物者即事即物以明吾明德欲其全體大用貫通透澈而極處無不到也然物理莫大於天地莫妙於鬼神事理莫大於孝亦莫先於孝故上條以天地鬼神言下條以孝言○通曰補傳此語含三意一謂人自幼即知愛親敬兄是其已知者得於天性今入大學即加學問即其已知者推而極之一謂小學收放心養德性其為學已略有所知今必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推究各至其極一謂大學用力之方且所已知者晚益窮之昨日已益窮之

知者今日 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

程子曰今日

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爾○又曰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通曰補傳此一節意蓋本諸此○王氏曰此三條皆要工夫多積自能貫通覺悟却自是三樣第一是漸漸格第二是合內外格第三是不泛不陋格

則衆物之表裏

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

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程子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通曰補傳表裏精粗之說意蓋取諸此○饒氏曰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為子必孝為臣必忠顯然易見所謂表也然所以為孝所以為忠則非忠孝一言之所能盡且以孝言之如居致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者又若何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慎齋升降出入揖遊不敢穢噫噉咳不敢欠伸跛倚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之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居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持敬之見於外者然耳至於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而弗勝以至

通志堂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則又是那節文裏面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親一也而有所謂養口體養志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粗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方為格物○又曰具眾理是全體應萬事是大用○王氏曰上數條是推開去用○此兩條是收歸來用○皆隨人偏處教他○通曰前數條所引凡物各自有表裏精粗此兩條蓋謂徒知泛然觀萬物之理而不知及諸吾身者之尤切則又自是格其表而不能格其裏格其粗而不能格其精也右程子之說凡十二條皆是格致功夫補傳一取諸此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好惡上字皆去聲謙讀若慊苦切反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

語錄誠意者行之始○饒氏曰六經中只說誠無誠意字誠意正心修身不是三事

顏子問仁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緊要在四箇勿字上仁屬心視聽言動屬身勿與不勿屬意若能勿時則身之視聽言動便合禮而心之仁即存以此見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只在意之誠不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修身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修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二

章第言心不正身不修之害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具於此章故也○通曰大學條目有八僅作六傳格物致知兩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心以下五者功夫次第相接故統作四傳惟誠意獨作一傳然章句謂誠意者自修之首亦已兼正心修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心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可見矣

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

發有未實也

語錄自欺謂心之所發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分私意九分好善惡惡一分不好不惡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潛發於其間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有些要譽底意以雜之前面好底都成虛了○方氏曰問自欺是陽善陰惡否曰此則欺之甚者自欺只在隱微之間吾心非不欲為善去惡而別有一心在裏物之不使之表裏如一是以惡惡不實為善不勇凡外是而中非或始勤而終怠或有所為而為之或九分為善尚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也豈待陽為善陰為惡而後謂之自欺耶欺人乃欺之甚者到欺人惡已大○永嘉陳氏曰才萌欺心便落小人旋渦中可畏之甚○通曰毋自欺三字是釋誠意二

謙快也足也
語錄自謙之謙大意字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
類孟子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此之謂自慊謂好好色惡惡臭只此便是慊是合下好惡時便要自慊了非是做得善了方能自慊也自慊正與自欺

相對。所謂誠其意，便是毋自欺。非是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所謂不自欺而自慊者，只是要自快足。我之志願，不是要為他人也。誠與不誠，自慊與不自慊，只爭毫髮之間。爾又曰：自慊則一，自欺則二。真氏曰：自謙是為己，己之所以為善者，乃是我合當如此。若不為善，則此心自不快足，自不能安。非是為他人而為善也。自欺是為人，本無實意為善，但外面假借以欺人，欲人稱好而已。殊不知人心之靈，昭如日月，何可欺也。只是自欺而已。通曰：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只在自欺與自慊上。兩字與自修之自相應。自欺者，誠之反。自修者，不可如此。自慊者，誠之充。自修者必欲如此。

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饒氏曰：獨字不是專指暗室漏處。故程子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處言慎，獨對事也。所以主此事者，意也。事形於外，固眾人之所共見。意存其中，則己之所獨知。故謂之獨意。與事相為終始。意之萌事之始也。意之盡事之終也。自始至終，皆當致謹。豈特慎之於念慮方萌之時而已哉。中庸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正此之謂也。通曰：此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所以中庸論誠首尾言慎，獨此章論誠意亦兩言慎，獨言欲自修者。

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方而禁不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臭，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

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

人也。

通曰：章句曰：不可苟且徇外而為人。蓋知善之當為而為善，有未盡曰且如此知惡之當去而為惡，猶未忘曰吾且為之才。萌且之一字，更是自欺便不是誠。

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語錄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更怎生奈何得。方氏曰：問幾是已發未發，曰說幾時便不是未發。幾正是那欲發未發時。當於此省察之，以致其慎。使教自慊莫能於獨處致謹，方是誠意。通曰：愚按章句此章屢說視初本夫，異蓋朱子獲麟之筆也。中庸釋慎，獨曰：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於此。則初本曰：慊與不慊，其幾甚微，未乃改之曰：必慎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其於幾字，獨不改者，周子通書言誠必言幾，況意者吾心動而未形之幾，審其幾，即所以誠其意。幾之不審，其意即墮於自欺而不自慊矣。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間音開厭郵氏讀為厭

間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

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

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

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

語錄小人間居

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為善不誠也○今人當獨處時此心非是不誠只是不奈他何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騫為但把他不住此已是兩般意思至如見君子而後厭然詐善時已是第二番罪過了○此一段便是自欺底只反說間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之義貼實平易坦然無許多屈曲○饒氏曰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見其肺肝然處見之厭然與心廣體胖為對厭然見小人為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為善之驗又曰誠於中形於外此誠字是兼善惡說

此君子所以

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語錄上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慎其獨者防其自欺也○金陵曰

前慎獨專言所念之獨後慎獨兼言所處之獨○盧氏曰上節言慎獨以實於為善去惡者而言此節再言慎獨以善之不可詐惡之不可揜者而言謹其獨固當直下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通曰前章說致知格物未便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者善惡之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間居為不善之小人也意稍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為天下國家害也必矣章句前段說君子則曰實用其力以禁止其自欺此段說小人則曰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細玩實用其力四字只是釋毋之一字毋者禁止之辭他人如何能禁止自家心者我之心須我禁止始得畏屋漏如畏宮庭出門闕如嚴賓師念頭起處人所不知便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庶乎可不陷於小人爾一毋字三必字皆是實用其力纔說目之一字便是不不能實用其力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

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語錄人雖不知而我已知自是甚可畏恐了其與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何異○此是承

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底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盧氏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即十目十手之地故為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

人自知之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舉知之曾子所以戰戰兢兢直至啓
手足而後已者此也孔門相傳之心法在乎此大學之書所以作也○通曰子
思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本諸此上文
獨字即是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即是莫見莫顯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

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

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語錄心

大底物事只是因愧怍了便卑狹所以體不能得舒○問心廣體胖只是樂伊
川云這裏着樂字不得如何曰是不勝其樂○伊川問和靖近日看大學工夫
如何和靖曰只看得心廣體胖處意思好伊川曰如何見得好但長吟心廣體
胖一句而已看他一似瞞人然和靖不是瞞人底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言
小人間居為不善其不善形於外者不可掩如此德潤身心廣體胖言君子慎
獨其善之形於外者效驗如此○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小人間居以下
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效驗○方氏曰上言小人之誠
中形外此言君子之誠中形外○金氏曰小人間居為不善止其嚴乎自欺敗

露之可畏德潤身心廣體胖自慊快足之可樂○龍泉葉氏曰富潤屋德潤身
由毫末之微積而至於不可掩之效潤字當細玩○饒氏曰心不正何以能廣
身不修何以能胖心廣體胖即是心正身修之驗然而所以心廣體胖只在於
誠其意以此見誠意正心為修身之要○又曰此章乃大學一篇緊要處傳者
於此章說得極痛切始言慎獨誠意之方也○通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譬喻誠意富潤屋
是譬喻意誠之驗心廣體胖心非驟然而廣也富潤德潤潤由於積亦非驟然
而潤也蓋明德即是吾之本心明德自具全體大用本自廣大特為氣稟所拘
物欲所蔽爾知既至則無一毫之不明而氣稟不得以拘之意既誠則無一息
之不明而物欲不得以蔽之所以其心之廣者固存也張子曰有外之心不足
以合天心心本無外須臾之頃毫髮之微少有間斷便是有外便是不廣愚嘗
謂孟子說浩氣處與此章意答不自欺則自反而縮自欺則自反而不縮厭然
即是氣餒心廣體
胖即是浩然之氣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

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

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語錄自古無放心底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
意已誠矣猶恐隱微之間有所不實又必提掇而謹之使無毫髮妄
人之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蓋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
馳則表裏隱顯無一不實而自快慊也○金氏曰大學諸章之傳首
辭結語皆以序言自正心以上獨不以序言蓋心身家國天下各是
一節之事而致知誠意二者同為心上一事心統知意者也知者心
之知意者心之發也若自致知而推其序以至誠意自誠意而推其
序以至正心則是一心之中又自截作三節而心上工夫却自分成
三次豈其理邪聖賢於此皆以序言於經而獨不以序言於傳蓋經
言工夫次第之大綱而傳明工夫
端緒之一致經傳固互相發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

忿弗粉反懣救值
反好樂並去聲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

饒氏曰忿者怒之
甚懣者怒之留蓋

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

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

矣

語錄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他留滯而不去只要從無處發出則此心便
虛不可先有在心下如謂有所則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他動也○金氏

曰傳文一則曰有所二則曰有所即有所之辭則是心之所主者在此其失也固
矣忿而曰忿懣懼而曰恐懼好而曰好樂憂而曰憂患即其重疊之辭則是情
之所勝者至此其滯也深矣夫以心於此而失之固情勝至此而滯之深則此
心能得其正乎○真氏曰或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曰中
庸只是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
類自與中庸有異○通曰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爾在正其

心此正字是說直內之功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敬以直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直內之本體蓋謂心之本體無不正而人自失之也曰正其曰其正自分體用心體本如太虛或景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寧無喜怒憂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喜則喜喜已而休喜怒憂懼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雖日與物接而不物於物此所以能全其本體之虛或疑中庸首章先存養而後言省察末章先省察而後言存養大學誠意言省察獨欠存養殊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功夫喜怒哀懼之未發也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其將發也不可一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猶有留滯之心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來又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也宜仔細看章句三察字并四存字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
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語錄心若不存一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饒氏曰此因上言心之不得其正而以心不在明心不正之害言心者身之所主心之所向不在於是則目雖視之而不見其色耳雖聽之而不聞其聲口雖食之而不知其味以此觀之心之所發苟失其正亦何以

為檢身之本而使視聽言動之各當其則哉此修身之所以在正其心也○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此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一節說心不可有所主此一節說心不可以無所主不可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存主也心存則羣妄自然退聽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然則中虛而有主宰者正心之藥方也○通曰心不在只是不敬故章句提出敬之一字然獨於正心章言之者知者心之知覺非敬無以為致知之要意者心之萌動非敬無以為誠意之方意既誠矣又密察此心之存否而敬以直之由是而修己安人安百姓孰有不本於此心之敬者朱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於此深致意焉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

語錄誠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緊要着力所以重複說必慎其獨若打得這關過

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於好上會偏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淘
 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蕩處○若是意未誠時
 只是一箇虛偽無實之人更問甚心之正與不正惟是意已誠實然
 後方可見得念慮恐懼好樂憂患有偏重處便隨而正之也○何氏
 曰大學誠意工夫最大到正心章不過說平時存養工夫爾○通曰
 或問誠意則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何假於正心之功曰意欲實而
 心本虛實其意則好惡不差於方發之初虛其心則喜怒不留於已發之後

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
 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
 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之惡
 教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眾人通曰本章有二入字章句曰眾人又曰常人讀者便當整言有眾
 人常人情之所向必有所偏吾之身可以眾人常人之身自待

乎之猶於也辟猶偏也

語錄古註辟音譬似窒礙不通之其所教惰
 而辟焉非美事如何譬得故今只是辟字便
 通況此篇自有辟字辟則為天下僂是也○金氏曰上章四者之病皆曰有所
 是於心上失之也此章五者之僻皆曰之其是向事上失之也○通曰此一辟
 字舊皆讀作壁亭乎平天下章緊字舊皆讀
 作挈字姑舉此二字言之不有章句可乎

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

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

偏而身不修矣語錄所親愛莫如父母有常幾諫處豈可以親愛而忘
 正教所畏敬莫如君父至於所當自言正諫豈可專持
 畏敬而不敢言○曰正心章既說念慮四者而修身章又說之其親愛之類是
 如何曰念慮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熊氏曰親愛畏
 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而言有此三等賤惡教惰指所惡之人而言有此二等偏
 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善○饒氏曰此只是說尋常人
 有此病痛似不必將教惰做合當有底○七章釋正心不言其所以正之道
 八章釋修身不言其所以修之之方章句於七章以密察言八章以加審言即
 慎獨之謂也

有所念慮好樂而能密察是慎獨以正其心也之其所親愛賤惡
 而能加審是慎獨以修其身也○王氏曰前章是自外而來動於中而不察則
 與之俱往此章是自此之彼徇於所向而不審則有所偏○通曰誠意章分君
 子小人是正一反說到正心修身章終始皆是反說修身章示戒尤嚴或疑

教惰所不當有殊不知本文人字非為君子言為眾人而言也眾人中固自有偏於教惰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亦泛言眾人多是溺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戒深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真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

而家之所以不齊也盧氏曰前節言身此節言家子之惡苗之碩皆就家而言○通曰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而難

制所以前章以忿懣先之身與事接惟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為尤甚況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修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此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錢氏曰論齊家在修身却只說身之所以不修處立辭嚴密極宜細玩且於齊家利害愈更深切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五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止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通曰凡傳結語多用經文正結惟此與經文本亂而未治者否矣皆是反結蓋才言身不修便見得前

知不至意不誠心不正言不可以齊其家則見後面不可以治國平天下矣修身是明明德功夫成就處齊家是新民開端處於此深寓警戒之意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弟去聲長上聲

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語錄孝弟慈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着自然如此不是我推之於

國○新安吳氏曰傳只言治國在齊其家之意章句併修身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為修其身行之家則為齊其家推之國則為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況家有父猶國有君家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眾分雖殊理一也○通曰自修以上皆是學之事到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

章首括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為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修身而
教於家者也四端萬善皆修身之教何獨舉孝弟慈言之蓋從齊家上說一家
之中有父母焉故曰孝有長上焉故曰弟下有子弟
僕隸之類故曰慈事君事長使眾方從治國上說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
子而后嫁者也中去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
而推廣之耳語錄如保赤子只是說慈者所以使眾一句保赤子慈於

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眾
這箇慈是人人自然有底慈於家便能慈於國○孝弟雖人所同有然守而不
失者亦鮮惟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聖賢於此特發明夫人之易曉者以
示訓正與孟子言見孺子入井之意同○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
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者是推其慈幼之心以使眾也○此且只說動化為
本未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北山陳氏曰長民者往往不能得下之情蓋
亦視之不切於己不若慈母之心耳赤子雖有所欲不能以自言然慈母獨得
其所欲縱不中亦不遠此無他愛出於誠彼已不隔以心求之不待學而後能
也○金氏曰此段章句舊本云此言慈幼之心非由外得推以使眾亦猶是也

於本文自分明其後文公又謂此節只說動化未說推於是本章首教字三者
俱作教說不作推說改此注云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則
反成難曉而終不免一推字今依改注細考之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為
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之○通曰孝弟與慈皆
人心之天獨言慈而不言孝弟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
其慈之天未嘗失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母之慈出於誠而子弟之孝
弟反未必皆誠故也故舉其慈之出
於天者是可以觸其孝弟之天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
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
國之效金氏曰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此古語也故以此謂二字起之定國謂

效之難易尤為可懼也已○饒氏曰仁讓是本文上文孝弟而言仁屬孝讓屬弟
貪戾是本文上文慈而言貪戾者慈之反也上言孝弟慈是說不出家而成教於
國底道理此言仁讓貪戾是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驗○通曰此一機字
見得動化在此不在彼有家國天下者每患知政不知化故此言仁讓必一家

如此而後一國如此不仁不讓繞一人如此而一國即如此下文言仁與暴一人之身如此而天下皆如此皆是說動化之機其感應如此也但自身而家有感必有應是為化之端自家而國而天下所應復為感是為化之大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方氏曰此章是如治己之心以治人之恕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語錄尋常人若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

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人大抵治國禁人為惡勸人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然又須自家有諸已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諸已然後可以非人之惡○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而法制號令無非禁民為非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已此乃政令之本○饒氏曰將欲責人為善必先自有善於己將欲禁人為惡必先自無惡於己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如其無善於己而欲責人之善有惡於己而欲禁人之惡則是無己可推而欲及人也故曰所藏乎身不恕此章雖釋家齊國治然自一人貪戾以下皆歸重於人主之身此乃極本窮原之論○治國乎天下兩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是要人於修已上下功夫兩章互相發明○金氏曰所藏乎身不恕一句事上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功夫兩章互相發明○金氏曰所藏乎身不恕一句讀之有未瑩似乎以恕為藏於身者恕字之義是自身推出之謂非藏乎身之謂也蓋藏乎身者自其盡已處言之恕者自其推己處言之所藏是指其有諸己無諸己者也恕是指其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恕謂所藏於己者未有可推以及人也未有可推以及人則所藏乎身者可知矣所藏乎身者未可推以及人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段大意是發明推己及人之意然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者以己及物也以己及物仁也所謂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者則亦以己及物者不仁者也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則非

推己及物者不怨者也當以是觀之○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怨也所藏乎身不怨反上文也○王氏曰此以上只說家齊成教於國之效此下方說到推字章句然後可三字是審其所推而自反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通曰天下未嘗有無忠之怨忠是在內底怨是推出在外底此一怨字人皆知其以推己之怨言不知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己之忠言也此章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說來可見天下未嘗有無忠之怨況上文心誠求之即是誠意之誠非有二也誠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之則有諸己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己矣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 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

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二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

深長最宜潛玩

北山陳氏曰古之人凡辭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詠其餘意○金氏曰三引詩見父子兄弟夫婦最齊家之大端然其首引桃夭宜家之詩繼引蓼蕭宜兄宜弟之辭何也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者而至於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

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其國也。○自修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自治國而平天下有二道焉。一是化一是推。化者自身敬而動化也。推者推此道而廣充之也。故此一章並含兩意。自章首至成於國一節是化。三所以是推。如保赤子繼慈者使眾而言一節是推一家仁以下一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化。有諸己一節繼所令反其所好而言是推。三引詩是化。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通曰：子思中庸引詩明行遠自邇之意。必先妻子好合而後兄弟既翕。此引三詩首以婦人之宜其家人者而繼之以宜其兄弟。蓋家人離必起於婦人。非刑于寡妻者未易至于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也。其示人以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

聲弟去聲倍與皆同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

幼而無父之稱。絜度

待洛反下同

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

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

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

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語錄上之人老老長長恤孤則下之人興孝興弟不

倍。此是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言。若但興起其善心而不有以使之得遂其心則雖能興起終亦徒然。○民之感化如此可見天下之人心都一般。君子既知人都有這樣心所以有絜矩之道。要得人皆盡其心。○不有一夫之不獲者無一夫之不得此理也。只是我能如此而他人不能如此則是不平矣。○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之後。到此是接次成了方用得。○絜矩非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便是前面正心修身推而措之又不是其他機巧變詐權謀之說。金氏曰：首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既有以化之而興其孝弟不倍之心必有以推之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於從其所好勿施所惡。所好在因其利所惡在奪其利。○饒氏曰：矩非方也。乃所以為方之具也。匠人將欲為方必先度之以矩。君子之欲平天下者果以何物為矩而度之。

哉亦推此心而已。○盧氏曰：矩猶則也。明德至善，吾心本然之則也。以此齊家，絜矩於家也。以此治國，絜矩於國也。以此平天下，絜矩於天下也。絜矩之道，即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熊氏曰：老老、長長、恤孤，即上章孝弟慈三者申言之。以家齊而言也。興孝興弟，不倍以國治而言也。有絜矩之道，方是就平天下說。治國主教化而言，故但及觀感興起之事。平天下主政事而言，則必有所以治之之道，方能使均一也。○通曰：此章當分為八節。右第一節言所以有絜矩之道。夫子十五志學，即此所謂大學志學以下分知行到末節。方言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格物而下，亦分知行到末章。方言絜矩是致知力行之極功。矩者何？人心天理當然之則也。所謂明德是也。吾心自有此天則，聖人隨吾心之所欲，自不踰乎此。則故曰不踰矩。人心同有此天則，學者即吾心之所欲，以為施於人之則，故曰絜矩。乍看不踰矩，矩字似說得精。絜矩，矩字似說得粗。要之只是一箇矩字，但不踰矩之矩，渾然在吾方寸中，是矩之體。是大德之教化。絜矩之矩，於人已交接之際，見之是矩之用。是小德之川流。規矩皆法度之器。此獨曰矩者，規圓矩方，圓者動而方者止，不踰矩即是明德之止，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語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兩摺說。只以己對人，若絜矩則上之人所以待己，己又所以待人，是三摺說。如中庸所求乎

子以事父未能意思，○非是言上下之分欲其均平，蓋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之。○趙氏曰：物格知至者能燭理而明絜矩之義，意誠心正者能

克己而盡絜矩之道。王氏曰：所惡是就人身上切近說，毋以方是推以度人。○金氏曰：六所惡己所不欲也。六毋以勿施於人也。此處當絜。○饒氏曰：以上於左右前後言，則我當其中上之使，我猶我之使，下下之事，我猶我之事。上至上以下之事，我者事上而不使，下則上下之分殊矣。以前之先我者，先後而不以從前以後之從我者，從前而不以後，則前後之分殊矣。是理之一中，又有分殊者，存此所以異於墨氏之兼愛佛法之平等也。○通曰：右第二節言此之謂絜矩之道。上章舉孝弟慈言教化，此章又舉上章所謂孝弟慈者言教化，而又言政事言教化，則我之孝弟慈便是人之孝弟慈之矩。言政事則我欲孝欲弟欲慈，或使天下之人不得皆遂其孝弟慈，便是不能絜矩。蓋矩者，此心而已。只一矩字，此心所操者，約加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然。又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於己，是以有絜矩之道。己之心能不間於人，此之謂絜道。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北山陳氏曰：父

母之於子，其所好惡無有不知者，體氣同也。至於民之好惡，其君常有所不知，無他，制於形體之異耳。能絜矩，則能以民之心為心，而可以父母斯民，而民亦之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節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

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

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

心而不失則所以繫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饒氏曰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衆則得國能繫矩而爲民父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衆則失國不能繫矩而辟則爲天下僂者也○通曰右第三章節就好惡言繫矩蓋好惡二字已見誠意修身二章特誠意是好惡其在己者修身章推之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也誠意章主慎獨其爲好惡也一誠無僞此章主繫矩其爲好惡也一公無私修身章是言不能慎獨則好惡之辟不足以齊其家此章是言不能繫矩則好惡之辟不足以平天下所謂血脉貫通者又於此見之不可不詳味也慎獨是敬以直內繫矩是義以方外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

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

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語錄爲國繫矩

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定宇陳氏曰揭明德訓此德字見明明德爲一書之綱領此章言財用始此財用之有本於慎德而有之非私有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

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繫矩而欲專

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語錄民本不是要劫奪惟上之人以德爲外而急於貨財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

相奪則是上教得他如此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布內反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繫矩與不能者之得失

新安吳氏曰慎德而有人有土與財散民聚能繫矩者之得也內末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民散悖入悖出不能繫矩者之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

覆之意益深切矣

饒氏曰此得失字串前得失字以德為本則善善則得眾而得國矣以財為本則不善不善則失眾而失國矣

通曰右第四節就財用言繫矩好惡不能繫矩任己自私不可以平天下財用不能繫矩濟民自肥亦不可以平天下故曰僻曰謬形容好惡不繫矩之失此曰爭曰奪曰悖形容財用不繫矩之失鄭氏訓悖字以為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朱子以為深得其旨嗚呼民何嘗爭何嘗奪爭其民而教之劫奪者誰歟下人何嘗敢自侵畔所以使之侵畔者誰歟平天下者不可不深自警言者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鄭氏曰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為寶時

謂觀射又昭奚恤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

鄭氏曰文公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因勸

之復國舅犯為之對此辭也。四明李氏曰：楚為春秋所惡，舅犯特伯主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猶書紀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下文及之。

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盧氏曰：不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不以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道為寶，是能內本而外末者也。饒氏曰：此就財上諺來，却接用人說去。蓋天下惟理財用人二事最大。通曰：右第五節當連上文善與不善看在我者，惟善則得之在人者亦當惟善是寶。兩寶字結上文財用惟善仁親，又起下文之意。蓋第三節言好惡第四節言財用，此兩節則兼財用好惡言也。其條理之密如此。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个古賀反書作介
斷丁亂反媚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

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饒氏曰：大臣得其人則能視人之有才有德如己之所有而利

及其國家人民此皆絜矩而人所同好者也。大臣非其人則有才者疾之有德者違之而害及其國家人民此不能絜矩而人之所同惡者也。方氏曰：問其如有容曰：其疑辭也有甚物似他。有容者言無可比他有容之大。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

能愛人能惡人。

逆讀為屏
古字通用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

此也。

盧氏曰：承上節下一截而言，痛絕媚疾者謂能惡人可也。謂能愛人何也？去小人而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疾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遠去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

也語錄先是早底意思。饒氏曰命是不將來做事。定字陳氏曰舉不先未盡愛之道退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愛惡之道所以為君子而未仁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

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語錄斷斷者是能繫矩媚

嫉是不能繫矩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繫矩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稍不能繫矩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大不能繫矩。通曰右第六節就用人言好惡有容之人於有德有才者好之是好民之所好而其有容也天下之所同好也媚嫉之人於有德有才者沮之是惡民之所好而其媚嫉也亦天下之所同惡也仁人至公無私所以於此媚嫉者深惡而痛絕之慢與過雖知所好惡而未盡好惡之道君子而未仁者也好惡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大學於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繫矩是恕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已

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

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語錄得眾失眾再言善不善已切矣終之以忠

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饒氏曰此得失字又串前兩段得失字而言大道乃絜矩之道即上文所謂善也由上文觀之固知得眾則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然所以得此善者又必有其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也忠信即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特為正心修身之要而又為治國平天下之要○通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絜矩但言君子有大道此道字即章首所謂絜矩之道也忠信以得之者在已有矩之心而發己自盡則為忠在物有矩之理而循物無違則為信驕泰以失之者驕者矜高不肯下同乎民之好惡非絜矩之道也泰者侈肆必至於橫斂乎民之財用非絜矩之道也忠信是真實之心道以此得驕泰是虛浮之氣道以此失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通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

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饒氏曰前說財者末也更不說財到此又提起說謂財雖是末亦是生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定宇陳氏曰務本謂生眾為疾所以開財之源節用謂食寡用舒所以節財之流疾速舒緩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語錄仁者

以財發身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是言散財之效如此○饒氏曰財散則民聚此以財發身也財聚則民散此以身發財也

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語錄上仁下義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

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

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止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

之言也

語錄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繫矩所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孔氏曰按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駢駢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不察雞豚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弊可也○饒氏曰此段大意在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關○盧氏曰國不以利為利蓋古語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利之分故能知繫矩之道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

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上聲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自由也言由

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

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真氏曰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

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為而為之皆義也而為之則利也其言愈精且微然必先以不貪財利為根脚基址方可說上兩節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方能漸至樂與好禮之地循序用力自粗至精方可純乎天理也○熊氏曰指用人而言又總結以務財用必自小人始而深致嚴於義利之辨用君子則自有義中之利用小人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章雖以用財用人分為二節其實能用人則能理財不過一道而已○金氏曰國天下之國家天下之家也君之者長之而已固非其所得私也況可專其利以自私乎○彼為善之上下必有闕文當作彼為不善之小人與下文雖有善者正相對○通曰誠意章曰小人閑居為不善故此章曰彼為不善之小人前後正相應蓋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平日已善自家心術所以用之必為天下國家之害也○右第八節生財大道亦即絜矩之道能使天下之人皆務本而上之人自不節用非絜矩矣第六節言仁人此節言仁者皆因絜矩而言也絜矩為恕之事恕為仁之方好惡不能恕安得如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財用不能恕安能如仁者以財發身未及舉獻子之言者用人亦當取其絜矩也於好惡不能絜矩者媚嫉之人也於財用不能絜矩者聚斂之臣也皆小人不仁之甚者也故曰菑必逮夫身曰菑害並至皆指其不能絜矩之禍言之為戒深矣義利之辨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來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

推廣絜矩之義也能如是則親賢舉利皆得

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

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

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

近而忽之也通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其說元自大

相授受又以戒學者當以此為先務不可以其近而忽之纔有忽心即

是不敬告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欲學大學者可須更

大學章句

後學 成德 校訂

九思
三十一
閔石

中庸朱子序

後學 胡炳文 通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道統之傳朱子獨於中庸言之何也朱子嘗曰聖人之道所以異乎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微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聖賢相傳只是
一中字自堯舜以及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魑魅無所容迹未聞有異端之說中
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攻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于思時則有可憂者
矣憂異端之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

有自來矣王氏曰道統二字未有人提出說得如此的確昌黎略及之亦是虛說而已其見於經則允執

敬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敬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二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

而後可庶幾也

語錄中只是箇恰好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當時告舜

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
恁地說○舜禹相傳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空中
討一箇物事來○只是一箇心有道理底人心即是道心○黃氏曰人指此身而言
道指此理而言發於此身者喜怒哀樂是也發於此理者仁義禮智是也○勿齋程
氏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未有人與道之分但謂之心而已感物而動始有人心道
心之分焉精一執中皆是動時工夫○通曰六經言道統之傳自虞書始不有論語
表出堯曰允執厥中則後世孰知舜之不言所以明堯之一言哉論語執中字朱子
無明釋至孟子湯執中始釋之曰守而不失意可見矣然畢竟謂之執者自後世論
堯之聖不可以賢者之固執例論自堯之心推之則聖不自聖只此執字愈見堯之
所以為聖爾況中無定形儻不言執人將視之如風如影無可捕詰矣然執之工夫
只在精一而後執中是猶曾子告門人必由忠恕而達於一貫也

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

語錄所以覺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陳

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
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為主宰處○勿齋程氏
曰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趙氏曰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

於性命之正

語錄天生此民時已是命他以此性了形氣是口鼻耳目四肢

不比道便公共○真氏曰私猶言我之所獨耳今人言私親私恩之類或問六經中
曾有謂私非惡者否曰遂及我私言私其縱如此類以惡言之可乎○通曰須看生
字與原字生是氣已用事時原是從大

本上說就氣之中指其不雜乎氣者言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
知覺從耳目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通曰前言虛靈知覺兼
體用言此獨言知覺專以用言虛靈同知覺異須看所以兩字或生於形氣之私所
以或從氣上知覺或原於性

耳

語錄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耳微者難明有時發見此子

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陳氏曰人心方是就此軀殼上平說未是不好
底物但此心最難曉不安易流於不好故謂之危如飢思食渴思飲此由形體而發
人心也因而飲食未害也若窮口腹之欲便陷矣道心專是就義理上說但此心本
無形狀至幽微而難見故謂之微如嗜爾蹴爾嗟來等食皆不肯食此由義理而發
道心也若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則於理甚隱至為難知非賢哲莫能識之○通
曰心一而已而曰人心道心豈有二哉堯曰執中是已發之中故舜明執中之旨
亦只就心之發處言之本只是一箇心自形氣上發出則謂之心自義理上發出
則謂之道心朱子以前多便指人心為人欲殊不知氣以成形是之謂人理亦付焉
是之謂道非人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為人也不過血氣之

軀爾故言人心必言道心如飲食男女人心也飲食男女之得其正即道心也故其發也危而不安而發之正者又微而難見實非有兩心也

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

下愚不能無道心

語錄問上智何以更有人心曰人自有人心道心饑寒痛痒此人心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此道心也雖上智亦同○通曰上文曰形氣之私此但曰形蓋氣在天而人得之以成形故言形不必言氣上文曰性命之正此但曰性蓋命在天而人稟之以成性故言性不必言命

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

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

陳氏曰二者在方寸間本自不相

相紊亂○又曰二者無日無時不發見呈露非是判然為二物不相交涉只在人識別之○定宇陳氏曰危愈危流於惡微愈微幾於無○通曰人心未便是人欲到不知所以治之方說得人欲上文形氣之私與性命之正對言那私字未便是不好此曰人欲之私與天理之公對言此私字不好了

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

此一通曰間字朱子喫緊教人處孟子曰利與義之間其所謂間者猶易剖析此所謂二者之間方雜於方寸非精以察之不可也本心之正即上文所謂原於性命之正朱子嘗

曰中庸一書本只是隨時之中其所以有隨時之中者是緣有那未發之中在故於此論其發而為道心者亦必原其未發而為性命之正者蓋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此所謂性命之正也即吾本心之正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於是其發也始有人心道心之異能一於道心是即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

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

每聽命焉

語錄問人心可無否曰如何無得但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

則危者安微者

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文集不待擇於過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陳

氏曰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往而非中凡聲之所發便合律身之所行便合度凡由人心而出者莫非道心之流行○通曰人心本危能收斂入來則危者安道心本微能充拓出去則微者著然功夫惟在精一論語博文約禮大學致知誠意孟子知天事天中庸擇善固執皆是也以此見中如何執只精一便是執之二夫所以朱子於此亦不復釋執字也然朱子雖不以守字釋此執字却曰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於此下一守字最見得執中之功全在於惟

夫堯舜禹

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

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

此則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哉

陳氏曰此是大綱目處堯舜禹之所傳受天下皆是此道理○通曰天

下之理豈有加於此者中之一字聖聖相傳之道莫加於此也精一二字聖聖相傳之學莫加於此也

自是以來聖聖相承

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

而接夫道統之傳

王氏曰三代道統兩句束定

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

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

孟子集註堯舜治天下夫

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王氏曰世變日降道統在下故此以後敘孔門一派道統○通曰未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此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之孰知其為堯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征伐者亦此中也哉姑即此節言之其功賢於堯舜可知矣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

之傳得其宗

饒氏曰朱子大學中庸序文皆說曾氏之傳得其宗大學之宗在首章中庸之宗在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以中庸為準

的然却要明而誠之中庸是道明誠是學精即明一即誠○通曰夫子以前傳道統者皆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行夫子以後傳道統者皆不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明

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而明夫子之道者曾子大學子思中庸之功也

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

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

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

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

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

也詳通曰去聖遠而異端起此子思所深憂也既曰憂之深又曰慮之遠似為重復切謂前有千載不傳之緒故憂之也深後有異端似是而非故其慮

之也遠言之也切道莫切於中學莫切於精一說之也詳則三十三章可謂詳矣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

謂也語錄性是心之道理○通曰性是心未發時此理具於此心道心是心發時此心合乎此理其曰擇善固執

則精一之謂也語錄擇善即惟精固執即惟一○通曰擇善固執是論賢者之學精一是兼論聖賢之學其曰君子

時中則執中之謂也語錄時中是無過不及底中執中亦然○通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至孔子始言之道不合

乎中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合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

不異如呂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

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通曰提挈綱維舉其大者而小者不能遺開示蘊奧闡其幽者而顯者不能外

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

承先聖之統趙氏曰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原於天命之謂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充其仁義之心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其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

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

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語錄便是他那道理也有極相似處

只是說得來別須是看得他那彌近理而大亂真處始得○陳氏曰彌近理而大亂真甚相似而絕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識破

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

夫子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

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

得其心也通曰微程子莫能因子思之語而得子思之心微朱子莫能折衷程門諸子之說而得程子之心惜乎其所以

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

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

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

有之矣文集明道不及為書世傳陳忠肅公所序者乃呂氏所著別本也伊川雖嘗言中庸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

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其平居問答之辭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為有成書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

別自為編或頗雜出他記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

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眾說

而折其衷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

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

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衛氏曰按中庸一篇會稽石氏集解自濂溪先生而下凡十家文公

嘗為之序已而自著章句以十家之說刪成輯略別著或問以開曉後學然後此書之三支分節解脉絡

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

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通

孟子末章若不敵自謂已得道統之傳而實有不得辭者朱子此語亦然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

乎行遠升高一助云爾程子曰中庸一卷書自言理便推之於事如

如登九重之臺自下而上為是○通曰中庸一書言天理處雖若至高至遠中間說

人事未嘗無自下升高自邇行遠之功夫故朱子以其章句為行遠升高一助○

大學言心不言性故朱子於序言性性詳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

為中庸言性不言心故此序言心詳焉

朱熹序

中庸朱子序

中庸

朱子章句

後學胡炳文通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語錄名篇本取時中之中

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
○在中之義是言在裏面底道理非以在中釋中字○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
纔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
所倚着之意不倚則以人而言乃見其不倚於物耳○陳氏曰庸只是日用平
常之道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凡日用間常行
而不可廢者便是平常道理又曰程子以不易解庸字亦是謂萬古常然而不
可易但其義未盡不若平常字親切可包不易字蓋天下事物之理惟平常然
後可以不易若怪異之事可暫而不可常佛老說道理便入於高遠玄妙不知
自堯舜三代以來只是一箇平常道理所以萬世常然而不可易平常不易本
作一意看○通曰朱子於語孟釋中字但曰無過不及以中之用言中庸有所
謂未發之中故添不偏不倚四字兼中之體用言不偏不倚本程子無過不及
本呂氏庸平常也是自朱子發出蓋雖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只是此中則

通志堂

亦只是此平常之理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

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語錄問正道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有許多條目曰緊要在正字定字上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見不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着箇庸字

通曰朱子曰有中而後有庸以程子所釋觀之不偏所以不易天下之正道即所以為天下之定理亦非有二也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陳氏曰平不失之汗賤高不溺於空虛蓋真孔門傳授心法

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

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

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

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語錄始合為一理指天命之謂性言末復合為

一理指無聲無臭言始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末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中庸為萬事如知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與祭祀鬼神許多

事中間無此子罅隙句句是實饒氏曰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末章是一節第一節說中和

第二節說中庸第三節說費隱第四節說誠第五節說大德小德第六節復申首章之意要之中間却是兩次開闔自中和而中庸以至費隱是放開說自費

隱而誠是收斂說自誠而推至道至德又是放之至於極自至道至德而歸

之無聲無臭又是斂之以至於極通曰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

為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末復合為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

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

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其用無窮終身用之不能

盡用如此體可知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

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

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語錄天命之謂性是

通志堂

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而言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也○仁義禮知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即健順之性但只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來全耳○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間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真氏曰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朱子乃益之以健順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為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為義智土則二氣之沖和性亦兼乎健順陰陽不在五行之外健順亦豈在五常之外乎○東憲李氏曰仁之油然而生意不可遏禮之粲然明感不可亂健之為也義不拂乎可否之宜知不外夫是非之別順之為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無違者順也○方氏曰問天命之謂性朱子如何兼人物言曰人物皆只同一箇天原頭所以聖人盡已性則能盡物性由其一原也此是從周子太極圖說來周子以前未有人說到此○通曰孟子性善之論自子思此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一天字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所謂一理者即此一天字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即此一天字按朱子曰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為之化焉又按致堂胡氏曰自賦予而言曰天命自稟受而言曰天性自流行不息而言曰天道自道中條理而言曰天理自主宰而言曰天心自徧覆而言曰天體自曷度而言曰天文自可推而言曰天數自甚美而言曰天休自可法而言曰天則自感應而言曰天變自不可犯而言曰天威宇宙間無有一能外於天者子思所

謂性道教亦無有二不本於天者學者能知此身此心所自來者皆天也其學自不能已矣 **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

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

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語錄率性之謂道非人率之也伊川解率字

字不是用力字伊川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人與物之性皆同循人之性則為人之道循牛馬之性則為牛馬之道若不循其性使馬耕牛馳則失其性非牛馬之道矣○道即性性即道固是一物然須看因甚喚做性因甚喚做道○性是箇渾淪底道是箇性中分派條理○陳氏曰率循即隨也率字就道上說非就行道說若把做率性而行是人為之後方有道非本然有是道也○如隨物之性則牛可耕馬可乘雞可食春宜耕夏宜耘秋宜穫凡物皆有自然之理如隨草木之性則桑麻可衣穀粟可食春宜耕夏宜耘秋宜穫凡物皆有自然之理○真氏曰集註生之謂性章深言人物之異此章乃兼人物而言生之謂性以氣言天命之謂性以理言以氣言則人物所稟不同以理言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噬牛馬之踴觸則氣稟之所為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為然凡人之為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而為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矣以是而觀則此章兼人物而言尚何疑哉○饒氏曰率性之謂道一語專為訓道名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以為無端倪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也卑則滯於形器以為是

人力之所安排告荀之見是也是以子思於此首指其名義以示人言道者非他循性之謂也○通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於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章句本古註率循也論語足躡躡如有循循謂足不離地也此訓循謂道不離性離性即非道也後學說此一字便易涉於人為嗚呼必人為而後謂之道不有人為獨無道乎朱子之訓釋如此而學者往往多誤不

可不察 **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

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

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修道之謂教專就人事上言然就物上亦有品節如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周公驅虎豹犀象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佃之類各有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黃氏曰修道二字須自道上及人氣稟上兼看如孝是事父之道然孝之中有多少曲折人氣稟不同柔者過於和剛者過於嚴則於孝必有不中節者此禮樂刑政所以著為品節使之盡其道也○潘氏曰品節云者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隨其厚薄輕重而為之制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者也雖若出於人為而實原於性命之正○通曰章句謂禮樂刑政之屬饒氏改云五典三物與夫小學大學之法謂刑政屬政而非教禮樂二字屬

教而包括不盡妄意禮樂二字在三物中說得小不過禮樂之文而已自是包括不盡若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涼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此禮樂二字天下之理皆該在其中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如所謂五典三物小學大學之法此數者一不得其序則非禮一不得其和則非樂矣若曰刑政屬政而非教分而言之則政自是政教自是教合而言之古者刑政無非教也曰禮樂又曰刑政本末兼舉精粗不遺況曰禮樂刑政之屬所包者廣恐未易輕改也況朱子釋修道謂因人物所當行者而品節之故禮樂刑政之教兼人物言饒氏所謂五典三物小學大學可施於人而不可施於物故不可不辨 **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

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

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

之讀者宜深體而默識

音也語錄此三句乃天地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謂道修道謂教三句是因甚如此說只為人不知軀殼之所從來其軀殼中有許大物事不曾識得體得故直從天地萬物之夫本大原說將來夫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賦而非人力所能為也所以凡為人

者皆當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得昏棄者為此○北山陳氏曰此章蓋中庸之綱領此三句又一章之綱領聖賢教人必先使之知所自來而後有用力之地此三句蓋與孟子言性善同意○饒氏曰性道教道字重中庸一書大抵是說道性原於天而流行於事物則謂之道修此道而教人則謂之教所以下文便說道也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大哉聖人之道皆是提起道字說以此見重在道字○王氏曰一篇書皆是言道之體用第一句天是體性是用第二句性是體道是用第三句道是體教是用章句人之所以為人以下總說大原頭以人字換性字極有力○通曰中庸開端此三語雖不露出中字天命謂性即未發之中因率性之道而品節之即時中之中或疑此二句不必兼人物言殊不知自大本大原上說來大化流行何嘗分人是物但其性道雖同而人與物之氣稟有異所以有全有偏人雖同此性道之全而又自不無氣稟之異於是有所不及此所以不可無聖人修道之教然章句始雖兼人物而言末則不曰性之所以為性乃曰人之所以為人提起一人字殊有深意蓋性道教名若有異其所以然者皆天也天具於人人即是天如之何可自棄其天而自失其所以為人哉人能體察乎此則其於學也如之何不自用其力哉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

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

外物而非道矣

語錄問道不可須臾離只言我不可離這道亦還是道有不能離底意思曰道是不能離底純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王氏曰提道也者三字起下面分作兩項工夫朱子看得最密又曰章句性之德而具於心一句最要看○潘氏曰未發之前固未有人欲之私可言所以朱子特謂之外物○陳氏曰道是日用事物所當行之路即率性之謂而得於天之所命者而其總會於吾心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微而起居飲食蓋無物不有自古及今流行乎天地間豈無時不然○定字陳氏曰無物不有言大無時不然言久○通曰按饒氏云不可須臾離只是說無時不然豈費隱章言飛魚躍方有無物不有底意思章句是攬先說了竊意此道字必須說從性上來天命之性無物不有所以率性之道無時不然朱子說富有日新亦云先說富有方始說得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物事了方始相連相續去

是以君子之心常

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

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中庸

五

通志堂

語錄戒慎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

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不是着力把持所不睹所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恇地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饒氏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自無所睹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不敢忽事物既往是指前面底說思慮未萌是指後面底說不睹不聞正在此二者之間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是自所睹以至於所不睹自所聞以至於所不聞皆當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看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貫串緊要在須臾之頃四字於此見得子思所以發須臾兩字之意○子思不說未睹未聞而曰不睹不聞不字與未字不同未睹未聞是指事未至之前而言不睹不聞是指事已往之後而言指事未至之前而言是由靜處說向動處去指事已往之後而言是由動處說入靜處來君子於日用應事接物之際隨處操存到得事物既往若無所用其戒懼之心猶不敢忘是用工最密處章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當觀常字亦字見得動處做工夫到靜時亦不敢忽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

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

顯而過於此者方氏曰戒懼是保守天理慎獨是檢防人欲戒懼是統體做工夫慎獨是又於萌動處加工夫其所不睹不聞其字便是指己之不睹不聞處○北山陳氏曰曰隱曰微則此念已萌矣特人未

知隱而未見微而未顯耳然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而甚顯耳此正善惡之幾也○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為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既遠為之既力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其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為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饒氏曰此又對上文而言隱暗之地雖人之所不睹微密之事雖人之所不聞然其幾既動則必將呈露於外而不可掩昭晰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而其形見明顯尤莫有甚於此者是

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語錄慎獨是從見聞處至不睹不聞處皆戒謹恐懼又就其中於獨處更加謹也是無所不謹而謹處更加謹也○道不可離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須臾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
 是教人戒懼做存養工夫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下
 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
 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上文
 不可須臾離一節意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不可
 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結上文隱微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和方
 有着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着。問上節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似
 多了一截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戒懼是由外
 言之以盡乎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乎外。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
 自發於心以至乎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陳氏曰雖是平常已
 嘗戒懼至此又當十分加謹纔加謹則所發便都是善不加懼則所發便流於
 惡去也。熊氏曰按大學誠意章言慎獨子思傳授蓋本於此。饒氏曰不睹
 是意未萌時不聞是言未發時意未萌時自家亦無所見言未發時自家亦無
 所聞到意已萌言已發時人雖不見而已所獨見人雖不聞而已所獨聞故於
 此必慎其獨以此觀之不睹不聞與獨睹獨聞皆是插裏面底說朱子敬齋箴
 其說亦然防意如城是戒懼於意未萌之時守口如瓶是恐懼於言未發之時
 ○戒慎恐懼便是慎獨之慎詳言之則曰戒慎恐懼約言之只是慎之一字。○
 中庸言戒懼不睹不聞與慎其獨大學只言慎其獨不言戒懼不睹不聞初學
 之士且令於動處做工夫。○存養省察是四件存謂存其心養謂養其性省謂

葛昌言

省諸身察謂察於事嘗為之箴存箴曰心本至靈放之則昏敬以操之無適不
 存養箴曰性本天賦在得其養根本常固萌芽漸長省箴曰孰無過差所貴內
 省時一警持邪偽斯屏察箴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精以察之無俾或戾。○通
 曰三句重在一道字天命謂性是道之體修道謂教是道之用所以於此獨提
 起道也者三字下文却分為兩節言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所以君子必戒慎
 不睹不聞不聞不睹不聞不睹不聞四字正是釋須臾二字人有目豈不睹有耳豈
 不聞不睹不聞特須臾之頃爾道也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君子必慎其
 獨此一獨字正是說上文隱微二字隱微却是人之所不睹不聞而我所獨睹
 獨聞之時之處也章句於大學慎獨曰審其幾此曰幾則已動一幾字是緊緊
 為人處上文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一敬字是教人用工夫處戒懼不睹不聞
 是幾未動而敬慎獨則幾已動而敬也曰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當看
 常字與亦字曰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當看常字與尤字存天理之
 本然過人欲於將萌當看存字與過字然皆不離乎敬而已大抵君子之心常
 存此敬不睹不聞時亦敬獨時尤敬所以未發時渾是本然之天理此敬足以
 存之纔發時便有將萌之人欲此敬足以過之也朱子敬齋箴與此無不合戒
 懼是靜而敬慎獨是動而敬戒懼是惟恐須臾之有間慎獨是惟恐豪釐之有差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
 之中去聲

通志堂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
 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
 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
 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
 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語錄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
 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
 發如已出門東者不能復西南者不能復北然各因其事無所乖逆所謂中也
 ○問蘇季明問伊川喜怒哀樂之前下靜字下動字伊川曰謂之靜則可靜中
 須有物始得先生曰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又問伊川知去處說知覺便
 是動曰今未曾知覺其事但有知覺在何嫌其為靜不成靜坐又瞌睡○如喜
 而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故謂之和○未發性也已發情
 也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其妙性情之德也歟○陳氏曰節者限
 制也其人情之準的乎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與是理不相啮矣故
 名之曰和○袁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渾然在中及發則有中節有不中節而
 惟中節者為和○饒氏曰四者條件中節方可謂之和譬之四時春溫而夏熱
 秋涼而冬寒方可謂之和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之和矣節如竹節之節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限止之義也喜怒哀樂之發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以節言之○王氏曰中節
 二字便代了無過不及四字○通曰上文說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
 可離此說在人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自堯舜以至夫子所謂
 中者只說已發之中而子思獨提起未發之中言之是謂人之本心如文王周
 公皆說畫後之易而夫子曰易有太極則畫前元有之易也大哉斯言真足以
 發千古之秘矣發而中節之和即是無過不及之中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
 節也天下之達道也達道即前所謂率性之道前言率性之道必自天
 命上說來此言達道必自大本說來體用一源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致推而極之也 語錄致者推至其極之
 謂凡言致者皆是此意 位者安其所也育者
 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
 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
 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
 和而萬物育矣 黃氏曰章句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橫致一致其守不
 失無適不然是直致一致橫致如一箇物打進了四圍

恁地潔淨相似直致則是今日如此潔淨後日亦如此以至無頃刻不如此○
 新定顧氏曰天地定位萬物並育亦唯本於此中達於此和故非此中非此和
 天地無由而位萬物無由而育矣以知其然邪天地之所自出萬物之所自來
 惟此中也天地之所以順動萬物之所以化生惟此和也故舍中和則無以為
 天地萬物矣惟中和之極至乃至於此學者可不從事於此邪○饒氏曰致中
 和而能使天地位萬物育者是有此理也然其所居之位有高下則其力之所
 極有廣狹如為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為一國之主則能使
 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為天下之主則能使天地位萬物育父子兄弟兄弟
 弟夫婦夫婦此一家之天地位也妻子臣妾人人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
 也一國亦然極其至於天下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始充其量譬如一日復禮天
 下歸仁使其如湯之有七十里文王之有百里則其朝諸侯有天下也必矣顏
 子居陋巷何緣能使天下歸之然當時同門之心悅誠服萬世之下皆崇仰
 之非天下歸仁而何又如夫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極功然其道明於萬世能
 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是即位育之極功也○通曰章句精之約之四字只是
 釋一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偏倚
 已是約之至而其守不失所以約之者愈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已是精之
 之至而無適不然所以精之者愈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已是精之
 者愈至止之謂中和之致也 **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
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

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
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真氏曰致中和自然天地位萬物
 育如箕子洪範所謂肅又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
 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則陰陽和風雨時諸福百物莫不畢至皆是此理○
 王氏曰形聲氣和之應漢儒亦有此說而不知其本同一體也○通曰或疑致
 吾之中如何天地便位致吾之和如何萬物便育蓋不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
 故也未子此八字是從天命之性說來性一而已天地萬物與吾有二乎哉

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
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

結上文之意

王氏曰體立用行轉一語甚力有以字意深○通曰中和二
 字雖有體用動靜之殊然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所以位萬
 物所以育有不得而析者故朱子於此又合而言之曰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
 行亦非有兩事也中庸一書本只言率性之道而必推原天命之性本只言時
 中之中而必推原未發之中皆謂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嗚呼天地未嘗不位
 也萬物未嘗不育也人之心本未嘗不中也體用一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

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通曰本然之善是天命之性外誘之私非率性之道存養是存本然之善省察是防外誘之私至於能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不過能復夫天命之性而已中庸約之凡六大節此為第一節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

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陳氏曰中庸止一箇道理所以不析開說○饒氏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子思之作此書亦只為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特推其所自來耳○通曰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之說獨此章與第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而章曰必先曰無偏無倚而後曰無過不及可謂精矣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

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

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

忌憚矣

語錄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心中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見其無忌憚也○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黃氏曰而又能說用中言中而不及庸何也蓋庸不在中之外惟其隨時取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此兩句君子小人互說君子說時中便見小人不時中君子說無忌憚便見君子有忌憚○通曰章句於首章曰性之德此曰君子之德蓋所以為君子之德者不過能存其性之德而已君子而時中者未發時戒慎恐懼已是有未發時此心已是小人之心而又肆無忌憚戒慎恐懼是君子畏天命無忌憚是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章句所謂在我者即首章所謂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者君子知其在我者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即首章所謂學者知此則其用力自不能已也觀章句於此兩章無異意可見子思之意與夫子本無異也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

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黃氏曰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

性情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同○通曰此說中庸分君子小人首章說中和只歸之君子蓋君子有主敬之功故能因其性情之自然者推而極之小人無主敬之功故德行惟君子為能小人則反是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

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語錄民鮮能久緣下文有不能暮月守之說故說者皆以為久於其道之久細考兩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亦只合依論語說。仁壽李氏曰有周之末先王之跡未遠聖人猶有久矣之歎況後聖人又千百年者乎雖然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已而自省焉則其至與否可見矣。江陵項氏曰民鮮能久矣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也。下章曰道之不行言非不能行由於不能知也道之不明言非不能知由於不能行也。饒氏曰此章明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眾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通曰此章比論語去之為德也四字添一能字章句謂世教衰所以民鮮能饒氏謂民氣質自偏故鮮能愚謂氣之偏故不能知質之偏故不能行世教又衰無以矯其氣質之偏使之能知能行然子思引論語之言添一能字須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期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言非義精仁熟者不能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是專言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故獨能知能行至於人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愚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知柔者本不能行能百倍其功則能行後面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之盡能行之至唯至聖為能聰明睿知是能知能寬裕溫柔以下是能行惟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能知看許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固有旨哉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

通曰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

而具於心為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無偏無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錙銖不差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

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北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絕

通志堂

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薄物細故若將浼焉則必不屑為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為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汗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知於中庸之理如晨門荷蓀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鬪首甲汗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饒氏曰此章專以過不及為言似言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為庸非有二也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曰彼以夫婦一事言此以道之全體言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而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都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歎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黃氏曰賢與知人品之高者也一有過焉亦無異於愚不肖矣聖賢衛道之嚴所以勉夫人以大中之道者此也。新安王氏曰自世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子路過於勇子貢過於辯子張過於莊至於曾皙牧皮之狂往往皆失之過夫子每每抑之欲其反而就中也。通曰道至中而止纔過之便不是中便易流於異端程子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子思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即此意也道不明則學不傳故朱子曰中庸一書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又為此三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道為不足行

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為不足知不知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語錄飲食譬言日用以譬理通

曰前分兩股互言知行此獨曰鮮能知蓋道貴乎能知行然能行又未有不先於能知者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扶夫音

由不明故不行陳氏曰人之所以不能行道者以其不能知道也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通曰前章民鮮能是兼知行言鮮能知味專指知而言故此章承上文而言曰道其不行矣夫又專指行而言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為其無遺善可知

語錄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為

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也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至淺近事莫非義理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

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

以善哉

語錄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善者亦無所愧而不惜言也其求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安有不盡聞之言乎

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

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

量度

徒洛反

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

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

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語錄明擇字舜分上莫使不得否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豈不是擇聖人

生知安行只是行得較容易○兩端只是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極重以至極輕於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乃所謂中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摺其中間以為中則是子莫執中而已中間如何見得是中蓋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是則用厚薄之中之說至於輕重小大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察其兩端不用而但取兩端之中者用之也若去其兩頭而只取中間則或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或曰孔子所謂兩端與此同否曰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毫之不盡舜之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以盡無一善之或遺又問所謂眾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惡底已自隱而不宣了○葉氏曰兩端非如世俗說是非兩端善惡兩端之謂乃是事已是不非事已善而非惡已皆當為之事自斯道之不明往往以是非善惡

為兩端而執其中則半是非半善半惡之論與君子不必為十分君子小人不必為十分小人苟且酌中之習乃鄉原賊德之尤也可不辨哉○饒氏曰執是執其言用亦是用其言也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弘博大兼總眾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此所以異於他人也○通曰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下章回之仁子路之勇皆學者事大舜之知自是聖人事姑借以為言耳故章句於回與由則曰擇曰守於舜則曰擇之審而行之至不以守言也然此章政是學者用力之始政當以聖人自期況舜之所謂大知者不過取諸人以為善爾方其有取於眾人之言也不主一人而惟擇其善者揚之及其有取於眾言之善也又不主一說而惟擇其合乎中者而用之執兩端是不主於一用中是卒用其一擇之審舜之精也行之至舜之一也此所以為舜之中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此章言舜而下章言回學者政好將顏淵之語通看此二章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

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葉氏曰罟獲陷阱人皆知其為掩捕而設而不能避之此殆借此以興起能擇中庸而不能不變於旬月之後者也○仁壽李氏曰此因上章之大知而言眾人之不知也中不可不擇又不不可不守擇而不守終非已物既能擇之又能守之然後可以言知夫子嘗因仁以言知矣擇不處仁焉得

知擇而不處謂之知不可也孟子嘗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而去之謂之知不可也夫子之所謂處孟子之所謂弗去中庸之所謂守其義一也○饒氏曰知屬貞貞者正而固正固二字方訓得貞字知得雖是正了仍舊要固守所以說貞者事之幹又曰分而言之則知能擇仁能守合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

右第七章

通志堂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

也 [通曰] 上章言舜本自大知不自以為知而卒成其知此章言人本自不知自以為知而卒成不知此兩人字蓋借知禍而不知

避之人以況能擇而不能守之人也上章舜聖人下章回賢人此章兩人字象人也上章舜能擇為知下章回能守為仁此章結上章之

所謂知起下章之所謂仁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着也膺曾也奉持而着之心曾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永嘉陳氏曰回擇乎中庸能體認之也體認得分明則得其固有之善如失其故物而得之敬而守之如恐不及肯失之乎○饒氏曰拳

拳服膺而不失每得一善則着之心曾之間而不失不是口守一善亦不是着意去守這一善○通曰擇乎中庸一也擇而不能期月守所謂日月至焉者也擇而得之服膺弗失其心三月不違仁矣日有所得則善愈積而愈多得之不失則善愈存而愈熟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顏淵窮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己聖人之學所以博也子思以回繼舜之後其意深矣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豪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

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方氏曰中庸便只在三事上非別有一箇道理在三事之外只三者做得合義中節便是中庸○長

樂陳氏曰天下國家可均此知者能之第恐作聰明而非中庸耳爵祿可辭此廉者能之第恐務沽激而非中庸耳白刃可蹈此勇者能之第恐輕死生而非中庸耳○通曰即論語中如管仲一匡天下天下國家可均也如晨門荷蓀之徒爵祿可辭也如召忽死於公子糾之難白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為民鮮能於中庸久矣蓋深歎夫中庸之不可能也中庸雖若不可能亦不過平常之理人自鮮能知味人自不能期月守故曰惟聖者能之饒氏謂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審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此章釋中庸之不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於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而守之反覆細玩朱子之意可見矣章句一本曰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就三者之事上說曰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蓋曰倚於一偏則人行此三者之事上說後本是改本分曉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抑語辭而汝也

新安王氏曰夫子常患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堂曾皙

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傲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飛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融釋不盡以強為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

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

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語錄此雖未是義理之強然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

之事○北山陳氏曰既曰寬柔矣何強之云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通曰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

是說成德與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又是泛說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

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北山陳氏曰衽席曰衽

鐵也革皮也聯鐵為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衽然故曰衽○鏡氏曰衽衣衽也金之常也南方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者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陽亦然才說風便是用了蓋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通曰南方之強固皆非中然以含忍勝人為強猶不失為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為強者之事道與事二字自有重輕然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能含忍者亦不過舉風氣之大槩而言爾妄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南北之強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

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

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

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

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

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語錄和便易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又說不倚蓋柔弱底中立則必軟側若能中

立不倚方見硬健○和而不流是下惠中立而不倚是夷齊文王蓋養老他便來歸武王伐紂他又從而去此便見他中立而不倚處○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乎曰此乃能擇後工夫夫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首徹尾不失○仁壽李氏曰八人和而無節或至於同流而合汗惟強者為能和而不徇乎物中者本無所倚或至於力弱而易撓惟強者為能獨立而不懼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日之素惟強者不變於此身之通塞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安乎義命之常惟強者終身不見是而無悶此非

有弘毅之力堅決之見篤信天理克盡己私豈能守是四者而勿失然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此也○饒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而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永康陳氏曰君子之強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矯有卓立氣象孟子所謂至大至剛蓋有見乎此○新安王氏曰子路為人初無中和氣象故夫子以中和言之○通曰第一章自天命率性說中和二字說得大此就人之氣質說中和二字說得小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分明有骨力是之謂自強○饒氏曰南北之強是要勝人君子之強是要自勝其氣質之偏○通曰南北以勝人為強其強也囿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而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

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語錄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隱僻之理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識緯之書便是○北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徒狄尾生之徒是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語錄半塗而廢只為他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途而廢若大知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饒氏曰此知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通曰此章兩君子與上章同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

乎中庸方是說成德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

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

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止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

也故曰惟聖者能之而已

語錄此兩句結上文兩節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便是吾弗能己之意○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途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林氏曰觀夫子以隱居放言為我則異於是則知吾弗為之說以今汝畫責冉求則知吾弗能己之說○通曰第五章為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兼之前此說鮮能不能不可能此則結之曰惟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弗為於彼便自弗能已於此即此弗能已處便見非夫子不能夫子自是聖人故不以聖人之能自居學者未至於聖人不可不

以聖人之能自期人不知而不愠而夫子曰不亦君子乎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而夫子曰惟聖者能之於此互看當有得也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

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

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

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

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饒氏曰首章原天命之性以立

言以性無不善無不中也次章而下則以君子小人知愚賢不肖南方北方相形言之以氣質有善有不善有中不中也惟性無不善無不中故前言戒懼慎獨者所以使人涵養其本然之性情惟氣質有善有不善有中不中故後言擇守強矯者所以使人變化其未純之氣質知仁勇三者行乎存養省察之中則氣質之偏不能為之累而一動一靜之間始無適而不得其性情之正矣○通曰言第二

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然夫子於舜之知讚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即此三章觀之夫子之言自無有不合乎中者學者所當深體而默識也自第二章至此章為第二大節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語錄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饒氏曰前面許多說話都是說費如此

則似乎人力安排越外討來底不見得是天命之性所以說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字是承前章中庸說隱字又引後章誠字說○王氏曰此章說道之用因用以明體橫貫于一篇之中所謂散為萬事者也○通曰費字有三切兵婚切邑名符味切姓也芳味切說文散財用也章句以為用之廣當從芳味切今以為符味恐誤勉齋黃氏范陽張氏皆以為費當讀作費用之費是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

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

語錄自夫婦之所能知行直至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皆是說費而所謂隱者不離於此○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着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

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

也語錄夫婦之與知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得一分○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道之精妙有所不知不能何足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天地間固有沒緊要底事聖人安能盡知

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

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

祥之不得其正者饒氏曰此章就夫婦所知所能而推之以至於天地之大先語小而後語大也大哉聖人之道章從

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而歛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語大而後語小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鳥類戾至也察著也饒氏曰察是自然昭著便

是誠之不可捨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

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

隱也方氏曰問子思如何獨舉鳶魚而言曰且提起一二以示天下萬物皆如此何獨鳶魚○北山陳氏曰天地之間有一物必有一理有所謂已然者必有所謂所以然者為則天而不能淵魚則淵而不能天此其用之

已然者也是必有所謂所以然者以為之體然體之隱初不離於用之顯也○溫陵陳氏曰中庸之道只在日用之間而不可他求雖曰日用之間而不至微至妙者仔焉亦猶鳶魚之飛躍皆在目前初不離性分之內○永嘉陳氏曰大

要不要人去昏嘿窈冥中求道理平平處處得時多少○明快活○新定錢氏曰舉天下之有形者無不載矣所以其能載者何物舉天下之有形者皆可破矣所以莫能破者何物於鳶之飛魚之躍而有會焉則其說昭昭矣故曰上下察處處呈露焉可誣也○饒氏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無性外之物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性無不在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這兩句直是引得妙若以人來證也證不得若引植物來證也證不得蓋人有知識植物又不動須以動物證之且如鳶魚何嘗有知識但飛則必戾於天躍則不離于淵自然如此又不是人教他要必有使之然者須是於此默而識之○通曰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說來此所謂君子之道即是率性之道費用之廣也是說率性之道隱體之微也是說天命之性纔說費隱即在其中纔說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在其中非有二也故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而道無不在是即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以為性則隱也如鳶飛魚躍鳶為率性之性必飛魚率性之性必躍其飛其躍費也而所以飛所以躍者隱也於此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第二章以至第十章無非率性之道亦無非因其天命之性也天地間無非是此性之著見處造端乎夫婦則是盡性之始事朱子曰幽闇之中衽席之上或褻而慢之故程子曰此一節則天命有所不行非知性命之理者不足以語此

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語錄活只是不滯於

一隅○饒氏曰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便須慎獨觀鳶飛魚躍而知費之有隱便須有事而勿正心其意相似○鳶魚說小底天淵說大底飛躍說活潑潑地底方其未飛未躍則道體無從可見及其既飛既躍而道體森然昭著此便與赤子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同孟子所謂躍如也○通曰道體每於動處見本自活潑潑地聖賢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功亦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忘勿助學者體道之自然亦着不得一毫私意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語錄此章前面說得地廣大末梢却說造端乎夫婦乃是措其切實處○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幽闇之中衽席之上或藁而履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

右第十二章字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饒氏曰首章由體以推用故先中而後和此章由用以推體故先費而後隱蓋中間十章極論君子中庸之事皆道之用故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

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

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語錄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

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為道而遠人之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黃氏曰道不遠人此人字兼人已而言○饒氏曰上章說道如此費了恐人以闊遠求道故這裏說道不遠人○通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性只在人日用常行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蓋道者率性而已○而率其人之性自有人之道此所謂道不遠人是也○不思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而為道遠於人非率性之道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

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

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彼柯耳然猶有

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
 所以為入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
 子之治人也即以其入之道還治其入之身其入能
 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
 以為道也

語錄人人本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這道理做去今欲治
 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有底道理還以治之而
 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
 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以伐柯然執柯以伐柯視之猶以為遠若此
 箇道理人人具有放去收回只在這些子間何用別去討故中庸開卷便說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他從上頭
 說下來只是此意○黃氏曰人即道也以彼之道治彼之身能改其不善則本
 人之身還得本人之道矣又安得不止而尚他求哉○陳氏曰能改即止不以
 高遠難行底責他只把他能行底去治他○孝氏曰不曰我治人而曰以
 人治人我亦人耳人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則以
 則取則天則自然非彼柯假此柯之比也人有過焉能
 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違天則矣故曰忠恕違道不遠

張子所謂以眾

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語錄道者眾入之道眾入所能知能行者今人
 自做未得眾入耳又曰此眾入不是說不好底
 人○永嘉陳氏曰眾入即天生烝民凡厥庶民之謂亦是將他共有底道理治
 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為眾入非聖人意○通曰眾入同此性即
 同此當然之則以眾入望入不敢違以聖人責入也章句分作三節皆提起不
 遠人為道一句第一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遠入以為道第二節言己之施於
 入者不遠入以為道第三節言雖聖人
 所以責之已者亦不遠入以為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
 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
 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入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
 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入之心未嘗不
 同則道之不遠於入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

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

語錄問此只是怨如何作忠怨說曰忠怨兩箇離不得方

忠時未見得怨及其怨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怨不出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此言違道不遠是也學事然忠恕二夫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若學者則須推故程子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此只說下學而上達是子思掠下教人處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又曰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事論語分明言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事○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饒氏曰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人事故曰道不遠於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方氏曰問不欲勿施如何是不遠人以爲道之事曰此即己之身而待人之道待

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語錄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永嘉陳氏曰此因怨而言仁耳怨是求仁之事推愛己之心以愛人怨者之事也以愛己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

以仁言

張子所謂以愛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豆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

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

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

方氏曰上文忠恕是即己之身而待待人之道此四

未能一即人之身而得治己之道治己之道不難見觀其責於人者而已又問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何也曰此以求乎人者責己之所未能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

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

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

人以為道之事

語錄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所求乎臣以下皆然○北山陳氏曰人之言常有餘於

行而行常不足於言言顧行則言之有餘者將自損行顧言則行之不足者將自勉此一章語若雜出而意脉實通反覆於人己之間者詳盡明切而有序其歸不過致謹於言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

行以盡其實耳黃氏曰上一節即己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必遠求觀其施於己者而已

也此即人之身而得治己之道治己之道初不難見觀其責於人者而已○饒氏曰施諸己而不願二句是恕之事君子之道四一段是忠之事庸德是孝忠悌信之類庸言即所責乎子臣弟友之類此忠恕是夫子告曾子一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恕而已矣之意子思又得之曾子故子思於此發明之蓋忠恕二字說得闊做得徹便是一貫先言忠而後言恕於序固順然忠者恕之本先論其所以及人者而後反之以責其所盡於己者語意尤為有力大學自明德於天下而反推之以至於誠意致知中庸自獲上治民而反推之以至於誠身明善皆是此意○通曰論語說忠恕是曾子借此二字形容聖人至妙處此則是子思就此二字說歸聖道至實處推愛己之心愛人推己及物之恕也而忠即

行乎其間以責人之心責己發己自盡之忠也而恕即不外乎此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皆人人性分之所固有者而曰丘未能一焉亦曰吾之反求諸己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爾學者之心常如聖人以爲未能則必深體而力行之惟恐庸言之不謹而言未能顧其行惟恐庸德之未行而行未能顧其言此皆盡己之忠而恕之本也忠者篤實之心慥慥者此心篤實之貌胡不二字即盡字饒氏謂夫子責己以勉人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以下是勉人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

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

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

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饒氏曰素字當兩樣看上面素其位而行之素是活底言因其見在之位而行

之如素履往是也下面素富貴等字是定體字素位而行即曾子君子思不出其位之意見得子思得曾子之傳○王氏曰此兩句亦是一章之綱

洪甫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被袵衣鼓琴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

終身是也素夷狄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是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為吾之所當為而已○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或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之事不常有之或問入字是入此四者之中否曰入字關上四事特舉其槩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倪氏曰順居一逆居三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君子居易俟命以能視順逆為一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陳氏曰聖人無責

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聖人胸中多少洒落明整至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其外也徼求

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語錄行險徼幸本是連上文不願乎其外說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

譚氏曰命者貴賤貧富死生壽夭皆稟於天者也一心中坦然平易凡貴賤貧富死生壽夭之在天者但俟其來而順受之初無毫髮芥蒂於曾次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倪氏曰易者中庸也俟命者待其命之所當得故無怨尤險道而遠人者失之此章言道在內願乎其外者失之予思所謂不願乎其外即夫子所謂獨行願孟子所謂不願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有命焉為君子者分外之得君子不願其所不可願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有命焉為君子者唯當如子於父母之命順受之而已居見在所居之位行見在所當行之事心逸日休將無入而不自得焉自得者性分之樂在內不在外也蓋天地間非吾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者皆外也或在上位外也何必陵下或在下位

中庸

二十一

通志堂

外也何必援上或不得於天或不得於人外也何必怨天尤人君子正已則素位而行無求於人則不願乎其外居易則素位而行俟命則不願乎其外小人者此心膠膠擾擾惟願乎其外不知命之所在不可以知力加也所可加者徒能行險以徼一旦之幸然命有不可幸而致者天下事亦未有盡如吾所願者前輩所以云君子本分為君子小人枉了為小人者此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 五毒反

畫布曰止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

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語錄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

實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饒氏曰正乃是鳴字小而飛最疾難射所以取為的○陳氏曰如射法有不中只是自意曾不責之他人此以證君子反求諸己不願乎其外之意○通曰不曰君子有似乎射而曰射有似乎君子君子無求勝之心射不足以似之所以可似者射有不中不怨勝已如君子有所不得怨天不尤人也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

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

妻帑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各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

帑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禁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

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

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北山陳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凡君子之道其推行之序皆然中庸舉詩以明之特指一事

而言耳或者以行遠登高辟順父母以自適自卑辟和妻子則泥矣。通曰章句以安樂之三字釋順字有味蓋上文皆言兄弟妻子相安之意人子以父母之心為心必使一家安而後父母之心安之必使一家樂而後父母之心樂之爾嗚呼為人子者而使父母之心或有不安之不樂之者亦將何以為人子哉

右第十五章

熊氏曰此前三章皆言道之小第十三章言道不必遠求人倫日用之間處事接物之際皆是十四章言道不必外求反之吾身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隨其所處凡達而在上窮而在下皆是此章言道不必求之萬遠只就卑近父母兄弟妻子之間皆是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語錄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

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是又曰雨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

張子曰鬼神者查氣之

良能也

語錄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

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

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

陳氏曰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

以一氣言則

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

語錄二氣之分

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則陰之靈為鬼陽之靈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靈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為神死底為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眾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定宇陳氏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而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而言。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語錄性情乃鬼神之情狀能使天下之人見聽之不聞是性情體物不可遺是功效。方氏曰所謂性情者便是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所謂功效者便是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人須是於那良能與功用上認取其德又曰性情言其體功效言其用。易大傳曰鬼神之情狀即性情狀即功效也。鬼神生長歛藏是孰使之然。是他性情如此亦是其實理自然如此故謂之德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歛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

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

謂幹事語錄問體物而不可遺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物無非實者。饒氏曰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引而不發之意也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弗見弗聞已足以形容其隱矣而復以體物而不可遺言者明隱非空無之謂也故下文言微之顯而復以誠之不可掩申之明隱之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掩故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如字下同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

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

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語錄上下章恁地說忽插一段鬼神洋洋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在這裏也是魚躍鸞飛意思所以未稍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耳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謂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定宇陳氏曰自使人齊明承祭祀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見得鬼神隨祭而隨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豈不可驗之於此哉

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音熏蒿悽愴此百物之

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語錄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方氏曰問中庸說鬼神初說體物云云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說人必將風

雷山澤作一種鬼神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斲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忘而不

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

之不可揜如此

文集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

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詩云三句視弗見聽弗聞意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說如在左右意。袁氏曰學者讀中庸須思聖人何為發明鬼神之道又思聖人反覆形容何為於此下一誠字嗚呼欲識不觀不聞請觀於此欲識君子慎獨請觀於此欲識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請觀於此。饒氏曰後章誠字即此章誠字但此章誠字是費之所以然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所以貫眾費而有諸己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又曰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此章即鬼神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是以形而下者之體用明形而上者之體用也子思以道體至微未易察識故以鬼神之事人所共知者曉人此只是眼前道理讀者不可把做深遠看。故子思引此至明白而易曉者以告人言觀鬼神之體至隱而與用至費者如此。通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子程子則曰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真實二字誠之說

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言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言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所以為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視不見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貴顯也前之所謂費也前言君子之道以人道言此言鬼神之德以天道言人道其用也故先言用之費而體之隱者即在費之中天道其體也故先言體之微而用之顯者亦不出乎微之外言固各有當也體物而不可遺章句以為體物猶易所謂幹事本非幹不立築非幹易傾幹字釋體字最有力此是指鬼神之顯處示人之齊明盛服鬼神未嘗使之而若有使之者洋洋如在鬼神精爽直與人之齊明相接章句謂此即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蓋前此所說鬼神無所不包此又就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之鬼神來說又指鬼神之最顯處示人然此其顯也必有所以顯者未斷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夫鬼神無聲無形於天下之物如之何其體之於天下之人又如之何其使之顯然一至誠之不可揜如此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而陰陽合散莫非真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不明有噴鬼神於佛老而競為淫祀以徼福者一何怪誕不經至此哉嗚呼使天下後世而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率性之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之神則知後世之淫祀之幻妄者非誠矣朱子以為思慮之遠信哉

右第十六章

中庸

三十一

通志堂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定宇陳氏曰虞思夏諸侯嘗以二姚妻仲康事見左傳武王與周封舜之後於陳以元女大姬配胡公皆舜子孫事不止此故以之屬該之○真氏曰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始指其事親之實也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

散則覆語錄物若扶植種在上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着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若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今曰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聖賢何若是為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

重平聲也饒氏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語錄問舜之大德受命正是為善受福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

也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推倒他理自如此惟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於天他說得自有意思又曰嘉樂詩下章又却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多且賢此意甚好然亦此理之常若堯舜之子不肖則又非常理也○定宇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自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句總結上文意○陳氏曰孔子德與舜同而名位祿壽乃與舜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必得其應者理之常有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不得其常也大抵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長盛時節堯舜得氣之清明故為聖人又得氣之深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歷許多世變天地之大氣數已微雖孔子亦稟氣清明本根已戕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植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通曰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爾兄弟樂爾妻孥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必受命聖人事也裁者培之是言有德者天必厚其福可為居易者勸頌者覆之是言不德者天必厚其毒可為行險者戒矣此傾字即是險字物之傾者必覆人之險者獨不思夫祿位名壽自有必得之理而吾獨欲求其不當得者而得之何哉末所引詩專為裁者培之

而言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通曰庸行之常筆誤當作庸德之行蓋上章言庸德而此章言舜大德下章言周公文武之德皆由庸德推之以至於極者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

功累仁之事也

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瞍堯舜子則朱均所以惟文王為無憂○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

之言文王也○通曰文王父作子述人倫之常也舜之父子人倫之變也舜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此中庸所以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

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

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著戎衣以伐紂也北山陳氏曰周

家之業自大王遷岐從如歸市是時人心天意已有為王之基矣武王一撥戎衣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極不得而辭者○節齋蔡氏曰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通曰上章於舜言德為聖人於武不言舜必得其名武不失天下之顯名舜性之而以揖遜有天下武反之而又以征伐得天下也然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則與舜無異蓋舜有大德武由世德故下文不獨曰周公成武王之德而以成文武之德兼言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

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

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

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組紺即公叔祖類大王之

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

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

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語錄夏商而上

父王季之祖上至后稷十二世見史記三代世表周紀

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不絕不降姊妹姪在諸侯者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二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別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鷩冕旒玉與諸侯不同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山陰陸氏曰經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王文與焉故也○新安王氏曰追王之禮夏商未有武王受命初定天下追王及於文考至周公因文王之孝武王之志追王上及大王王季不言武王追王者禮制定於周公故也大王以上追王不及而武成稱后稷為先王蓋史官刪潤之辭然追王止於三王而祀用天子之禮則上及先公蓋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天下之達禮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而祭以士非賤也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而祭以大夫非僭也武王為天子則祭先公用天子之禮其義當然祭禮殺於下而上致其隆喪禮詳於下而上有所略若夫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於庶人賤無加降貴無降殺孟子所謂三代共之者也○永嘉陳氏曰神情於父母處獨齊衰之喪上同於天子其他各有限節等衰不可盡伸也○通曰堯舜有不得於其子舜禹有不得於其父湯有不得於其孫周家自大王以至周公世世修德古所無也周公追王之禮特以義起古所無也所以中庸特表而出之此段須看章句推字與及字周公推文武之意以及大王王季於是始行追王之禮又推大王之意以及組紃以上至后稷於是祀以天子之禮又推此

及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謂之達孝也此章之末數達字所以有下章之首一達字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

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饒氏曰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言其孝不特施之家又能

達之天下如斯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自上達下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是自下達上能推吾愛親之心而制為喪祭之禮以通乎上下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如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真氏曰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江陵項氏曰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可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為訓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

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末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三夏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

語錄問官師一廟祭父母

而不及祖無乃不盡人情邪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官師一廟止及禩却於禩廟併祭祖適士二廟即祭祖禩皆不及高曾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新安王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禩廟則有司修除禩則守禩則至此修其祖廟也

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

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

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

之類是也

趙氏曰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以其所以奉諸人者薦諸神蓋以生事之也羔稚羊也豚稚豕也物嫩而肥故用之於春香謂牛膏也調膳之時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通曰春雨露之濡秋霜露之降因時思親人莫不有是心也修祖廟嚴其祖先之所在陳宗器以下視其祖先如在此禮通乎上下而言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

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

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

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眾也酬導

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音至於其長

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

亦得以申其敬也

語錄旅酬禮下為上交勸先一人如鄉吏之屬并解或二人舉解獻賓賓不飲却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

之以獻于長以次獻至沃盥所謂逮賤也。主人酌以獻賓賓飲主人曰酢主人自飲而復以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

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

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語錄燕時擇一人為上賓不與眾賓齒餘者皆序齒。通曰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

所以序生者之昭穆王制所謂三昭三穆死者之昭穆也祭統所謂羣昭羣穆生者之昭穆也序爵所以貴賤者宜在所略旅酬下為上賤者亦得以伸其敬矣序事所以賢賢老者宜在所簡燕毛則於老者獨加敬矣禮意周浹如此亦通乎上下而言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

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

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陳氏曰事死如生居喪時事

亡如左 祭時事。通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述事之大者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繼志之大者也前章由武王周公繼志述事之孝而及禮制之通乎上

下者此章言禮制之通乎上下者而說歸武王周公繼志述事之孝章首曰其達孝矣乎此結之曰孝之至也無餘蘊矣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

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

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

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

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語錄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社稷太牢又如用牲于郊牛二乃社于新邑此乃明驗故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為能饗帝禘嘗之義謂惟孝子為能饗親意思甚周密○延平周氏曰天神言郊舉其大地祇言社舉其小禘對禘則禘為大於間祀言禘所以知有禘也於時祀言嘗所以知有烝與禴祠也然必言嘗者舉其始也蓋祭之備物始於秋而豐於冬春則少損而夏則愈薄故也○譚氏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如當其奠幣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為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偽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河東侯氏曰天子有天子祀先之禮諸侯有諸侯祀先之禮故曰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也以天子祀先之禮祀其先非禮也瀆也不祀乎其先也所以祀上帝所以祀其先所以字與其字更宜玩味○饒氏曰春秋修其祖廟四句特費之小者至於序昭穆序爵序事序齒下為上則又親親長貴貴尊賢尊幼逮賤之道此便是治天下之經敬其所尊敬也愛其所親仁也事死如生存誠也盡是三者孝也仁孝誠敬指心而言是又天下之本一祭祀之聞而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結之曰明乎此者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豈非指費之大者而言歟○通曰上文孝之至也已是結了達孝二字此又別是一意蓋上章與此章上文專以宗廟之禮言此則兼以郊禘之禮言周公制為禮法未嘗不通上下之情亦未嘗不嚴上下之分祀先之禮通上下可得行事上帝惟天子得行之

故特先後而言之曰此所以事上帝也曰此所以祀乎其先也名分截然不可犯也明乎郊社之禮胡為先郊而後社郊祭天惟天子得行之社則自侯國以至於庶人各有社上下可通行也明乎禘嘗之義胡為先禘而後嘗禘大祭惟天子得行之嘗宗廟之秋祭上下可通行也前章末言三年之喪維庶人得以通乎天子必有父也此章末言郊禘之祭諸侯不得以通乎天子必有君也但言周公之制禮如此而不足於魯之意自見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右第十九章

通曰右自費隱章至此為第三大節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

少蘊葉氏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贈於

方若九若七若五書遺於策策以象聯方一而已矣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

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
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顧氏曰以蒲盧喻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喻德之速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

見易乾卦文言

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

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語錄問仁亦是道如何却說修道以仁曰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又問如此則這箇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如此說則此是偏言○定宇陳氏曰仁其身三字精妙包括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八字修道以仁如志道據德而依於仁修身工夫至於以仁可謂能仁其身而身與仁為一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

語錄

底意妙要自體認

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饒氏曰人字之義極難訓但凡字須有對待即其所對之字觀之其義可識此人字非對己之人非對物之人亦非對天之人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人字正與鬼字相對生則為人死則為鬼仁是生底道理所以訓人人若不仁便是自絕其生理

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北山陳氏曰親親之中有隆殺觀五服之義可見尊賢之中有等降觀隆師親友之類可推。饒氏曰或問等殺由禮而生禮由等殺而生曰只云禮所生而無由字則是等殺由禮而生也等殺是子禮是母等殺者禮之所生猶言子者母之所生況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高下皆天理有以節文之豈有天理反因人事而生之理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

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

理也故又當知天

語錄此章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既

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知人如知人則哲之知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便要知人與不好底人處豈不為親之累。饒氏曰禮者天理自然之節文不是人安排故曰天親親仁也尊賢義也等殺禮也知天知也知天即是知上三者皆天理也。通曰下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即文武之政也此則就九經提起修身親親尊賢三者為綱論修身則曰道曰仁歸宿在一仁字論親親尊賢則曰仁曰義歸宿在一天字孔門言仁惟仁者人也一句最切章句釋之又切饒氏謂此人字與鬼對深得章句之意蓋死曰鬼生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生也既生而謂之人此身便自具此生理滿腔子便純是天地生物之心人而自絕其生理獨不思夫吾之此身人之身也此身本自具此生理而自絕之何哉天字諸家多不從上文禮所生來說惟章句以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蓋本虞書天秩有禮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此所謂等殺即書所謂秩此所謂天即天秩之天學而知天則能明其所以然者修身親親尊賢必能盡其所當然者矣上文修道以仁即是率性之道此天字即是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是渾然者此從等殺上說是粲然者然其粲然者即其渾然者亦非有二天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聞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

外更別無誠

語錄知屬知行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三者勇本是沒緊要底事然知仁了不是勇便行不到○問中庸說知仁

勇把知做劈初頭說可見知是緊要孟子四端何為以知為後曰孟子只循環說知本來藏仁義禮如元亨利貞是知貞却藏元亨利春夏秋冬父是知冬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在裏面○智仁勇是做事底誠是行此三者都要實○饒氏曰天下之達道五便是修身以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知天之知此節只添箇勇字○蔡氏曰達道本於達德而達德又本於誠誠者一貫乎達道達德之中者也○真氏曰道雖人所共由然其知不足以及之則君之當仁臣之當敬子之當孝父之當慈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雖及之而仁或不當守仁雖能守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滅天常而敗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勉強焉或矯飾焉則知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通曰虞書曰五教曰五典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則曰天下之達道五始列其目言之蓋曰天叙有典是言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曰敬敷五教是言修道之教不離此五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此五者夫子對哀公先君臣孟子論人倫先父子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七 強上

知之者之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去聲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

語錄生知安行以知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
知勉行以勇為主○生知安行主知而言不知如何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着力然須是知得方能行得學知利行主行而言惟是學而知得然須着意去力行則所學而知者不為徒知也○問諸說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先生獨反是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說知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在知中學知利行便是仁在知外既是生知必能安行所謂仁在知中若是學知便是知得淺須是力行方始至仁處所謂仁在知外○饒氏曰生知安行隱然之勇學知利非勇不可到蓋困知勉行全是勇做出來 蓋人性雖無不善而

氣行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

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

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不企生知安行之資為

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

明不行也語錄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效他生知安行底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底工夫況是困

知勉行底資質通曰按饒氏謂章句既以其分言又以其等言頭緒太多愚觀之極是要簡蓋以其分則智主知仁主行勇則至於知之成功一也以其等則生知安行者智也此智字亦主知而言言必生知然後可以安行也學知利行者仁也此仁字亦主行而言雖學而知尤貴於利而行也困知勉行者勇也即其所以知之成功而一者也雖分兩節實是一意但以其分而言是說知行之屬有先後橫說以其等而言是說氣質之屬有高下直說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足知行之功足以變化氣質天命之性本一也至是則不見其氣質之不一者惟見其天命之本一者矣知行之不可不勇也如此夫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

事

真氏曰好學所以明經力行所以進道知恥所以立志能於是三者用其功則所謂三達德者庶乎可漸致矣

通上文三知

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

節齋蔡氏曰三知主知三行主仁三

近主勇生知者知之知也學知者仁之知也困知者勇之知也安行者仁之仁也利行者知之仁也勉行者勇之仁也好學者知之勇也力行者仁之勇也知

恥者勇之勇也 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

反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

刃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元本云自私者以天下非吾事朱子改之曰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如何曰呂氏以公為仁有我為不仁力行雖未是仁然足以去我朱子以純乎天理為仁

有欲便是不仁力行足以去欲故近仁呂氏就愛上用說仁朱子就本體上說仁也○饒氏曰困知勉行者以不及學知利行者為恥學知利行者以不及

生知安行者為恥○通曰達德自是人所得之理而此復以其近者言之誘人之進也蓋雖昏惰之極亦未有不可進者但患無恥耳周子曰必有恥則可

教侯氏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則勇矣嗚呼今之學者一何悠悠如此豈非無恥之甚者哉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

也 通曰黃氏云此章當一部大學大學以修身為本此章自首至此皆以修身為要上文言修身而曰不可不知天者即大學逆推修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此言修身而曰治人治天下國家者即大學順推修身之功效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

建安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倪氏曰經者常也即所謂庸也

體謂設以

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知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

陳氏曰遠人非四夷之謂如商賈實旅之人皆是離其家鄉而來須寬柔恤之

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

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

次之

北山陳氏曰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又有尊賢之別者蓋此所謂尊賢者非臣之謂正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臣者也

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

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及其國故子庶民

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

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言四體視百姓猶言享

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無見公問政夫子首以修身親親尊賢告之至此列陳九經亦不過三者之推耳尊賢親親

者修身之推敬大臣體羣臣懷諸侯自尊賢而推之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自親親而推之耳章句獨釋體字白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此呂氏視吾四體之體則愈密矣蓋羣臣相去踈遠休戚不相知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耳庶民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乃可爾體字字字皆心誠求之者也章句訓之尤切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

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

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

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

謂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

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

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

語錄

既有箇國家則百工所為皆少不得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財用如織絰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饒氏曰財用是兩字財是貨財用是器用一人之身豈能百工之所為備如農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用推此一事便見農工相資上下俱足

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

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

畏之

語錄勸者所以致吾親愛之心而慰悅其意也親親似多一字然非大義所繫不必深論也○通旦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章句以為即是皇建其有極皇極建而九疇敘君道立而九經行其百一也章首修身之後繼以親親而此繼以尊賢蓋尊賢尤與修身相關修身則道成於己尊賢則見道分明而無疑章句曰此九經之效也道立是修身之效以下皆道立之效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司其好惡所以勸親親

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

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

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

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

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

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

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粟稍去聲食也稱事如周禮

橐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

語錄問餼粟曰餼牲餼也如今官負

請受有生羊肉粟即粟 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 語錄問授節以送其往何也曰遠人來至

給折送錢之類是也 來則豐其委 去聲積音 以迎 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編唐謂之給過所是也

之 文積畜聚也周禮遺人掌宰禮委積註委積謂宰米薪芻給賓客又司徒註少曰委多曰積 朝謂諸侯見於天

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

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前二

章說祭祀之禮此章從親親尊賢等殺處說禮禮字極精微今又就修身說禮尤為嚴密只看此一禮字上下三章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如此齊明是潛心以居對越上帝盛服是正其衣冠尊其瞻視皆靜而敬也即首章戒慎存養之事非禮不動動而敬也即首章慎獨省察之事自修身而推之尊賢親親此微也自尊賢親親而推之貴賤親疏大小遠近無不在一敬心流行中如堯典載堯克明俊德以至於變時雍必先一欽字皋陶謨自身修至適可遠在茲必先一慎字論語言修己以安百姓必先一敬字章句曰此言九經之事也敬豈非事之最前者乎聖賢之學未有不先由乎敬而能至於誠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 二有不誠則暴 三者皆為虛文矣 七經

之實也 潘氏曰二德行之者一也 其九行之者一也

則疏得以間親 推之莫不皆然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

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 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 跲音趙

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 曰躓者礙 不行也

下文所推是也 語錄言前定則不跲句向着實不脫空也纔有一語不實便說不去事前定則不困閑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

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曾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一句又包得大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項氏曰言誠而必言豫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出之則不窮矣○通曰上文言五達道三達德九經之所以行此則

大學廿四小三三十八 中庸 四十一 王弘口

總言凡事之所以立立與行自分體用蓋曰是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戒懼慎獨養之者有素矣如此則先立乎誠而後事可立可立則可行矣章句以先立二字釋前定二事正與上二行字相應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語錄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東萊呂氏曰

此章一句緊一句今之人其於事親從兄事上交友之際固有時乎中理然有時又差了蓋雖到九分九厘盡有一毫差則併前都差如行九十九里忽差路頭則都不濟事此所以要明善明善要明得盡○饒氏曰前言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此曰身不誠不順乎親以入德之本言則修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通曰此以在下位者言見得上文九經是在上位者中庸之道通上下皆當行也故上言尊賢此則言信乎朋友上言親親此則言順親上言修身此則言誠身其道一也先儒云此一章當一部大學誠身是包大學誠意正心修身三節而言心是所存意是所發故章句釋誠身必兼所存所發而言善即是天命之性故章句以人心天命之本然者釋之上文曰知天而此曰明善天命無有不善而學者當知夫至善之所在是即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天不可不知善不可不明又見三德必以知為先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
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大理之本

中庸 四十一 通志堂

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
 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
 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
 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
 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
 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語錄誠之者人之道看誠之二字只是固執意
 思然下文必先說擇善然後可以固執也○北山陳氏曰善而不
 擇則有誤認人欲為天理者矣執之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
 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
 執利行以下之事也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今有首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眾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乎擇善近知固執近仁而勇在其中

論誠者則先仁而後知以成德之序言也論誠之者則先知而後仁以入德之
 序言也○通曰章句曰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蓋自此以前直言誠者二十六章
 言誠之不可掩是以天道言誠上文曰誠身是以人道言誠所以於此總兩者
 言之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而下數章又以天道人道分言之也不勉
 而中者安行之仁不思而得者生知之知從容中道者自然之勇此以上皆言
 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此以下兼言仁知勇聖人成德之事論語曰知者不惑
 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此以上見之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
 懼德之序也此以下見之下章盡性仁也前知知也無息勇也博厚仁也高明
 知也悠久勇也如地之持載仁也如天之覆幬知也如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
 行勇也往往皆言仁知勇而於此始焉至論學知利行之事擇善為知固執為
 仁又依舊言先知而後仁
 其所以開示學者至矣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
 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
 其一非學也語錄是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慎思慎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

做將去初無先後也。○陳氏曰擇善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是儘用工夫多固執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處須能知之則到行處工夫自易也。○項氏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饒氏曰人言知之非難行之惟艱要之知最艱學問思辨四者方做得箇知若知得却只消行去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饒氏曰擇善固執非勇不可且五弗措皆是勇故章句以擇執分屬焉又曰五弗措皆為困知勉行者設。○處氏曰他人一能之己當百以及之他人十能之己當千以及之蓋驥驥一日千里駕十駕亦將千里也。○通曰有弗學學之之字當句絕蓋以上文博學之五之字下文人一能之四之字例當句絕也。○況五之句絕尤為有力博學之以下是學而知之者有弗

學學之是困而知之者篤行之是利而行之者有弗行行之是勉強而行之者由弗能弗措至弗篤弗措是困知勉行之勇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

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語錄某年十五六時見呂

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悚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通曰前曰鮮能曰不可能此能百倍其功則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亦可謂知矣充之而義精可也雖柔必強亦可謂仁矣充之而仁熟可也以此見得中庸非不可能能之者在乎人人之所以能之者在乎勇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

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

陳氏曰前說舜文武

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此說孔子能盡中庸之道子思引此以明道統之傳。通曰舉而措之亦猶是者蓋上章所述舜文武周公皆是舉而措之之事此引孔子之言謂所傳一致使得舉而措之則亦猶是爾然第十七章言舜第十八章言文文武周公第二十章述夫子之言猶是分而言之至三十三章合而言之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愈見其所傳之一致矣 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

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

王氏曰此章說誠是一篇之樞紐性命道德皆

具於中。通曰或問章句云第十六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至此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也曰十六章則兼費隱而言不言小大而包小大於其中此章則兼小大而言不言費隱而包費隱在其中兼字包字各有攸當也 又按孔子家語亦

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

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

故其下復以子曰起荅辭今無此問詞而猶

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

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

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語錄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葉氏曰謂之性者全於天之賦予謂之教者成於己之學習。○北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由學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即明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雖然及其成功一也。○顧氏曰誠則明矣此明字譬言如太虛絨翳不生萬象呈露明則誠矣此明字晨光既升陰邪屏息太虛湛然。○熊氏曰首章言性道教道之一字前章備言此但言性與教誠明謂之性生知安行之事先仁而後知明誠謂之教學知利行之事先知而後仁。○通曰此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教即修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張子曰誠則至於明明則至於誠程子曰誠則至於明此一句未穩所以章句曰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

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饒氏曰此章指人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下章至誠盡性章言天道致曲章言人道而未合之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此下二章又分別天道人道至誠無息章只說天道不說人道蓋人道至此與天道一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

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語錄問盡性即孟子盡性否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能盡得其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盡性盡心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蓋言上面工夫已至此方盡得耳○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鱉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皆是實事○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有天却做不得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燠物而薪爨必用人財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饒氏曰或問首章工夫甚密此章只是盡性功效然却推到贊化育參天地似大於天地位萬物育何也曰只是一般至誠便是致中和贊化育便是天地位萬物育○通曰天命之性本真實而無妄故聖人之心真實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為能盡耳非有所加也盡界知行而言察之者如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是也由之者如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也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知之無不明由之無不盡故於人物處之無不當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聖人之盡之亦非有加也天地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聖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而可與天地參而為三矣夫人皆立乎天地之中則皆可參之為三才者也而此獨曰可與天地參何哉雖言聖人事有人心者且於此焉悟矣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

曲一偏也

語錄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濃厚其發見者必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者必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便就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曲不是全體只是一偏之善就一偏之善能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問顏曾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

答一貫之時則渾全矣○問曲能有誠若此句屬上句意則曲是能有誠若屬下句意則曲若能誠二意不知孰穩先生曰曲也是能有誠但要之不若屬下句意

形者積中而發外著

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

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語錄動是方感

動他變則已改其舊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〇陳氏曰自形著至變化以致曲之效言之蓋人之性無不同

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

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

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

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

矣王氏曰孟子曰至誠未有不動者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蓋發明于思意也

動則變使之改不善而從善也變則化使之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也

變則改易之迹顯化則陶染之功深能化雖與至誠相似然至誠之化無待乎明而動動而變變而後化也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唯夫子能之〇通曰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上章能盡其性者天命之性本自完全而聖人能全之也此所謂致曲者氣質有偏故善端之發亦不能無偏也章

句德無不實凡三言之意亦相承上章為誠者言此為能有誠者言必曰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者蓋非如的夷偏於清極其至不過成就清之一字而已凡所發之偏無不推致之如也〇所謂凡有四端者知皆擴而充之是也特曰端則於其發之初即推之曰曲則於其發之偏悉推之爾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

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

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

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饒氏曰禎與妖眾人皆知之祥與孽是兆朕之微眾人安得而知之蓋眾人不誠故不知其所當知君子存誠僅知所當知聖人至誠不特知眾人之所當知又知眾人之所未知或問見乎著龜上一事則可以知一事之吉凶亦恐非人所難知之事曰若只是卜一事而知一事此固易然有卜此事而他事亦見於此者則非眾人之所能知也○通曰禎祥者興之幾而祥又禎之幾妖孽者亡之幾而孽又妖之幾著龜四體莫不有善不善之幾知幾其神至誠者能之即通書所謂無慾故靜虛靜虛則明明則通即所謂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但通書所謂神以妙用謂之神此所謂知神以功用謂之鬼神言誠自第十六章始彼言誠者鬼神之所以為鬼神此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以如鬼神也誠即是神而子思始以如神言與十六章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也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

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語錄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說蓋有是實理則有是

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故云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又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誠者是箇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却是箇無情底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皆是自實有底如人便自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雖是自然底然却須你自去做始得○通曰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道字是率性之道是人之所當自行物之所以自成是全不假人為人之所當自行者而言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且是懸空道以理言用也專為人之所當自行者而言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且是懸空說此一句蓋凡天下之物有此實理方成此物若人之所當自行者無此實心如何能實此理故章句提起心之一字言之饒氏疑誠者自成不必添入一物字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殊不知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饒氏之病正坐於便以誠為己所自成而欠一物字愚謂

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以實
 心言必實有是心然後能實有是理況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者物之
 終始泛指物之所以自成者言也誠以心言本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
 專指人之有以自成者言也泛指在物者則以物之所以自成者為本而以人
 之所當自行者為用亦可專指在人者如下文章句所謂人之心能無不實乃
 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若是則以心之誠為本而道之行為
 用又何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
 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
 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
 者亦無不行矣

語錄物之終始皆實理之所為也下文言君子誠之為
 貴方說人當實乎此理大意若曰實理為物之終始無

是理則無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
 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其所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
 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
 誠無物已是說自道句了蓋人則有不誠而理則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
 文意相應○通曰章句兩盡字是釋終始之終字始是物之起處終是物之盡
 處發於春盡於冬是一年終始自天地開闢以至人物消盡是十二萬九千六
 百年終始何莫非實理之為者不誠無物當連下一句蓋在天者無不實之理
 故曰誠者物之終始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曰不誠無物而君子以誠之為貴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

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
 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
 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
 而皆得其宜也

語錄自成己言之盡己而無一毫之私偽故曰仁自成
 物言之因物成就各得其當故曰知○問成物如何是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

潘氏曰久是久於內悠是久於外永嘉陳氏曰不息則

久是誠積於內微則悠遠是誠積於外下却變文為悠久則是兼上文內外而言饒氏曰上面久字是指誠而言便是在內下面悠久只指功用而言高明博厚皆是見之於外見得悠久是指外面底或問悠遠何所指曰久則微微則悠遠悠遠亦只是發出來底

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語錄以存諸中者而

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前以見諸用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未梢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楊氏曰配合也與孟子配義與道之配同定字陳氏曰悠久即博厚高明之

悠久無疆即天地之無疆陳氏曰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

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饒氏曰以不見指博厚不動指高明可以意曉

無為而成與悠久無疆似不相真然甚明白悠久是貫天地而言不見不動便是無為惟其博厚高明悠久所以能成物不見而章是品物流形不動而變是雲行雨施無為而成是各正性命通曰無息便是久久便自然證驗於外不息則久是存於中者久也悠久成物是驗於外者久也凡功用豈無積之博厚發之高明者其博厚高明未必能久無他不自真積力久中來也惟實於中者久故證於外者亦久內外此誠內外悠久終始此誠終始悠久朱子云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有言哉上章成已成物誠之者之事此悠久成物誠者之事上曰成物曰無疆曰無為而成皆指悠久之成功而言皆指博厚高明之悠久而言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

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間斷所以不息○陳氏曰不

貳者純一之意自開闢以至於今其生成萬物無有窮已蓋莫知所以然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

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

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

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

不測鼃鼃虺虺魚鼈生焉比射殖焉

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

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

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

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

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語錄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德地大底也只是天○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

○北山陳氏曰大意蓋言天地聖人皆得此實理無有駁雜無有間斷故能有此功用耳○通曰博厚高明悠久是至誠無息之功用而此復以天地明之也上文言至誠所以無息此言不貳所以誠及列天地山水則又不言其悠久成物之事而但言其盛大生物之功蓋悠久是無時不然盛大是無物不有既言日新之盛德必須言富有之大業蓋所謂至誠無息者即生生之易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

已 於音烏 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真氏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維其純誠無雜故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不息不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定宇陳氏曰文王之所為文非把文王之謚來詠狀乃是文不在茲乎之文道之顯者謂之文所謂與聖人混乎為一而不見其分此引詩而釋之曰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若見其分而結之以純亦不已則又見其混上文言聖人之至誠無息而於天地之道曰不貳此言天命之於穆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又互而言之也純則不貳不貳所以誠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天之所以為天也互看本文所以字及章句所以字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定宇陳氏曰章內自至誠無息至博厚則高明言聖人之道自博厚所以載物至無為而成言聖人配天地之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殖焉專言天地之道自維天之命以下言聖人之道合乎天之道○饒氏曰前章論誠者之仁而即繼之以誠之者之知而即繼之以誠之者之知此章論誠者之勇而下章不復以誠之者之勇言何也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若無以見其為勇者故前章特以從容中道言其勇此章特以悠久不息著其勇若夫誠之者則非勉無以行非思無以知而所謂勇者已存乎思勉之中故前章言其擇善固執此章言其由致曲以進於有誠由其自誠而推以成物皆舉仁與知以見其非勇不能而不復別以勇言也說誠之功至此則人道已盡而其至誠無息固將與天地為一所謂誠則明明則誠又奚可以差等言邪○

通曰自哀公問政章至此為四大節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中庸

五十九

通志堂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語錄問聖人之道發育峻極曰

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又曰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語錄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社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始

如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前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饒氏曰三百三千以道之至小者言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疑若語大而非語小者蓋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為言然不合眾小則無以成其大如泰山之高以眾土之積也滄海之廣以眾流之會也使是道之中包含蘊蓄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見其為大之實哉此三百三千所以雖指至小而言而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安得不以優優大哉發之章句極於至大而無外即前章語大天下莫能載焉之意入於至小而無間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之意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發有峻極三百三千甚次第大事只是一箇人做了然下面又特地拈出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這兩句最為要切須先了得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後到得發有萬物峻極于天處這一箇凝字最緊若不能凝則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通曰朱子曰凝字最緊蓋至道之大小散於萬物萬事必其人之有至德者然後能聚之於心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温猶燂音尋温之温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

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語錄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黃氏曰存心則一念全萬理具致知則逐物皆當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豪私意自蔽不以

一豪私欲自累趙氏曰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可以移解高明不性亦有先後之序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為意所蔽則廣大處已被室塞了欲則不止於意而為物所昏無所謂高明者矣所以方可言自累涵

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豪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

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

此皆致知之屬也語錄致廣大謂心曾開闢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此纔汨於人欲便卑汗

矣○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蔽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温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厚是資質樸實敦是愈加厚重是培其本根有一般人實是敦厚純朴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

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語錄尊德性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四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

工夫尊德性故能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道問學故能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蓋道體之大處難守細處又難窮若有上一截而無下一截只管渾淪更不務致知則茫然無覺若有下一截而無上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不去行則又空無所寄○通曰讀此者往往因陳氏謂存心是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温故知新屬知殊不知章句曰但曰存心致知未嘗曰力行致知朱子不曰尊德性所以力行而必曰存心何也大學補傳取程子或問十二節即致知之事末後

五節所以涵養本原之地即存心之事也若謂存心便是力行下文有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謂之非力行無以致知可乎大抵先要看本文大字與尊字道體至大心體本亦至大尊之則能存此心之大所以能極乎此道之大恐未便說到力行處竊以為存心不過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致知是欲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欲蔽之即謂之致心體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即謂之極已知者温之而涵泳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之本然者也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易有豪釐之差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不學則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之中有無限新意不學則不能知新雖温故亦不能以盡精微敦厚之外有多少節文不學則不能崇禮雖敦厚亦不能以道中庸中庸即是精微之極致究其極一而已矣凡此皆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也蓋道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淺陋之智襟所能容所以不可不存夫心體之本然者道體入於至細而無間非粗疎之學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當然者要之存心不大故用力不自蔽不自累足矣涵泳乎此敦篤乎此足矣不必於其中又分知與行若致知工夫其中却自兼行而言非十分細密不可也或曰書以中庸名自第二章以後提起中庸言者凡七皆孔子之言也中庸之道在知與行子思於此以道中庸偏為學問致知之事何也愚謂首章子思所言未發之中也即此所謂德性是也戒慎恐懼即此所謂恭敬奉持之意其引孔子言中庸皆已發之中也擇而行之莫先於致知此以道中庸屬學問之事何疑曰尊德性以下皆有而字見得存心致知是兩事末於敦厚崇禮不曰而曰以何也愚謂下而字則重在下股謂存

心不可以不致知下以字則重在上股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聲

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語錄居上不驕至其默足以容舉此數事言大

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鏡氏曰此章三節首言吾道之大而所以體之者在乎德次言德根於性而所以存養者在乎敬所以充積者在乎學末言道全德備則其所以施之於用者無適而不宜考之一篇之中其論學問之道綱目備而首尾詳未有過於此章者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古災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

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

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語錄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

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

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語錄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

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反古之道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

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驗也宋殷之後三代

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

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

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語錄言有宋存焉便見杞都無了如今春秋傳

中宋猶有些小商禮在。饒氏曰此章為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未引孔子作箇樣子或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但從周而已曰當今之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又曰此章雖說在下之人却兼說了在上之人底事下章雖說在上之人然辭婉意微不敢明言其有位而無德。通曰孔子所學周禮即周公所制之禮第十八十九章言周公制周之禮有其位而有其德也此章言孔子從周之禮有其德無其位者也章末數語較之論語有二疑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曰杞不足徵而有宋存焉豈非以春秋之時杞去夏已遠而宋去殷猶未遠歟杞文獻不足宋或典籍散逸而文籍猶有存歟或先哲凋謝而賢者猶有存歟語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曰今用之吾從周豈不以周禮至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作之舊如用之者孔子設言其或用禮樂則如此今用之者孔子明言天下之所通用者今如此也孔子雖不欲徇時俗之弊而亦不敢不循時王之制也此所以為孔子之時中也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二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二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

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

方氏曰問程子以上焉者為三王以前下焉者為五霸諸侯之事朱子以上焉者為夏商下焉者為孔子二說孰是曰上焉者無徵則夏殷也經已言之下焉者雖善不尊舍孔子誰當之若五霸則其善不足稱矣故上焉者無徵則當以時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上乎周而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既於今無所徵則民將疑而不信下而不僂用於周如孔子者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則民將玩而不信矣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二王而不謬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
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
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
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
吾言者也語錄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於道不相悖○問鬼神
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
合鬼神之理○此段第一第二句是以人已對言第三第六句是以古今對言
第四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猶所謂
過去未來也○通曰朱子謂此段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廣
闊處蓋大而議禮制度小而考文莫不有以新天下之視聽而能一天下之心
徵諸庶民而庶民合建諸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合前聖之已往後聖之未來
無不合者其功用如此弘大悠遠而其本領只在人主一身上前章曰有其德
此曰本諸身章曰本諸身者有其德也前章言無德位而作禮樂其終也災
必逮身此言有德有位而作禮樂其始也必本諸身事有不本諸身而為之者

其末也災不逮身鮮矣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語錄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
其實是總結上四句之義○陳氏曰鬼神天理之

至也聖人入道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人道之至所以不惑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語錄行有可跂之實故言法言未見於行事故以其言為準而行之○
通曰上文言質鬼神俟百世要其終也此中言徵庶民之意原其始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敦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
六事而言通曰引詩在被無惡在此無射以永終譽徵諸民也庶幾夙夜本諸身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陳氏曰堯舜人道之極故宗之法度

至周而備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龍水土者因其一

定之理語錄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所謂安土敦乎仁無往而不安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

也永嘉陳氏曰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伸襲水土者小則採山釣水細成道理為本為內產底事物為末為外○方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

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焉此又速之各當其可用舍行藏之一安乎天夫是之謂律天時居魯而逢掖居宋而章

甫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使五方之民各安其常各成其性夫是之謂襲水土○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即所謂仲尼焉不學者也○通曰中之一字堯舜始發之自堯舜至文武相傳只是此中天時水土亦只此中於堯舜曰祖述而於文武則曰憲章於天時曰上律而於水土曰下襲便見夫子之時中遠宗其道法不在乎道之外近守其法道皆寓乎法之中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律天時如不時不食是末夫子聖之時是本龍來水土如居魯而逢掖居宋而章甫是末安土敦仁是本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

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饒氏曰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四時

悠久之至也三者亦知仁勇之類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語釋大德是敦化，小德是敦。流出那敦化底出來便如忠恕便是做那底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底如中和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矣。黃氏曰：大德是心之本體，無許多大底亦做不得小底出來。范陽張氏曰：不曰夫子而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意謂夫子沒矣不可得而見也。觀諸天地其亦庶幾乎。通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春夏生長秋冬肅殺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是各得陰陽之偏而聖人之德則會夫陰陽之全小德川流是其粲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並行而粲然者已包於其中粲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

流出故粲然者全體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大德敦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以為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始以天地喻夫子終謂夫子即天地且不曰天地之大而曰天地之所以為大夫子其即太極矣乎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

明辨也

饒氏曰章句以四者為仁義禮知之德如此則只是四德於溥博之下文言五者之德何也此章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知又是小德之大德聰屬耳明屬目睿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為也知屬靜魄之為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有所未知則思屬動魂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一陰一陽相為配對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

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陳氏曰充積極其盛言上一句發見當其可言

下三句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隊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

如天也

通曰中庸言仁義禮知者八二第二十章言親親之仁尊賢之義等殺之禮知天之知而曰不可不知此章則仁義禮知之本於生知者也惟其生知故此德充積於中者自然以時發見於外充積極其盛故發見自然當其可章句既曰以時發見又曰當其可只是形容一時字即所謂時措之宜即所謂時中之中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處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

而合之也饒氏曰譬如君君臣臣此是分而理之君仁於臣臣敬於君此是比而合之經常也大經者

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

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

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

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

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語錄問中庸兩處說至誠而其結語一則曰贊化育一則曰知化育贊與知如何分曰盡其性者是自裏面說將出去故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養化育也經綸大經是從下面說上去如修道之教是也立大本是靜而無

一息之不中處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陳氏曰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只如肝膽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生育變化萬物之功與天地造化胞合交契渾融一體所謂知也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

著於物而後能哉語錄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人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

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方氏曰思誠者必靠倚誠為骨子然後能知行若至誠則自然流出不待用力故無所倚靠不說到誠字了。饒氏曰上章至聖從生知之知發出來猶是有所憑藉此章至誠本無聲臭果何所倚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

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

如之而已語錄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攝矣。饒氏曰肫肫其仁如何以配經綸大經曰仁者人也大

經只是箇人道人不仁何足以為人哉上文大經是道夫本具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此則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

其淵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問性命如何分天淵曰性是成之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也命是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而言也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即是性應用而流行處即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前章曰如天如淵猶是聖人與天地相比並至此則曰其天其淵則聖人與天地為一矣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饒氏曰固當為固有之固本來之義也

玉淵張氏曰上章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其孰能知之○通曰大經是道大德是性化育是命首章由造化說聖人故曰命曰性曰道由體之隱達於用之費也此章言聖人之所以為造化則曰道曰性而後曰命由用之費而原其體之隱也前曰贊化育贊云者至誠之功有補於天地知云者至誠之心無間於天地也前章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流是時中之中此章大德之彰也前章未發之中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大德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偽立之者聖人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前章以時出之則為時中凡天下之人皆得以知之此章大本之中渾然在中者也非聰明

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

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

至聖不能知至聖之道非至誠不能為則亦

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

無以加矣

葉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仍上文小德川流之意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仍上文大德

敦化之意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通曰自大哉聖人之道章至此章為第五大節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明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反惡去聲
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志之始

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

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夫至聖至誠之功

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慮學者馳騫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而或失其指歸故此章總論必自下學務內至親至切言之然後極於至精至微不可擬議

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裝衣裝網同

禪衣也語錄古註以為禪衣所以襲錦衣者禪與單字同流括謂網與絲同是用絲麻織疏布為之尚加也古之學

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綱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

實語錄只暗暗地做工夫處這理自掩蔽不得。陳氏曰衣錦者美在其中尚細者不求知於外古之學者只欲此道理會得於己不是欲求人知惟不求人知所以闇然雖曰闇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淡簡溫網之襲

可掩猶衣錦尚綱而錦之文采自然著見於外也

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

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

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

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

語錄知遠之近是以己對物言知在彼之是非由在彼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由內以達外也有為己之

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

言謹獨之事

通曰首章是一篇體要末又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故章句發明此章多與首章相應此曰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

又曰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首章說性道教以為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夫於學知所用

力而自不已者為己之學也此所以為下學立心之始也具立心以為為己之學但當求其在我者而已何以文之著為哉文非本也所以要其文之著者蓋欲深求其本於天而備於我者也中庸分君子小人而言者凡二第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其為君子小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為

君子小入者已見於立心之始淡而無味其味最長簡而無文其文自章温不求其理而無有不合於條理者此君子為己之學也不求其文之著而自不能不著者也小人則反是矣中庸既舉其立心之始當如此而又提起三知字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微之顯而下文遂以慎獨戒懼之事繼之即章句所謂知其在我者則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者也章句之言融徹如此學者不可不細玩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處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處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語錄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突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與人纒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係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

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

言其效陳氏曰此處一節密一節首章先說戒謹恐懼後說慎獨是從內面發出來此處先說慎獨後說戒謹恐懼是從外面說入○通曰

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為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為己之學首章言慎獨此言人之所不見即是獨內省不疚即是慎獨內省而少有一髮之疚則是獨中猶有可惡之惡故必無疚然後無惡此為己之功也首章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蓋動則有可睹此不動而敬即是戒謹乎其所不睹言則有可聞此不言而信即是恐懼乎其所不聞諸家以敬信為民敬信章句以為己之敬信與下文篤恭相應此又為己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慎而後言慎獨由靜時功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先慎獨而後言戒慎由動時工夫說到吾心至靜之極愈靜愈敬其為己之功可謂密矣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
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音鉞音斫刀也鈇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語錄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緣自章首尚綱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其當別為一義與詩不同也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

中庸之極功也

語錄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幽深玄遠無可伺而形容雖下面不大聲以色

德輔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他人孰不恭敬然不能平天下聖人篤恭天下便平都不可測了。陳氏曰此章至此凡五引詩頭節說學者須為己不求人知第二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第三節說不特人所不見雖己所不覩不聞處亦當致敬第四節說不待言說而人自化之第五節說不顯篤恭聖人至德功效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功也。通曰此兩引詩承上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極言其效也惟其不言亦信所以無言而人自信之有不待賞罰而化者惟其不動亦敬故篤恭不顯其敬也如天下自平篤恭而天下平印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此謂之篤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為己之功愈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如此二十六章於乎不顯謂豈不顯也此獨借以為幽深玄遠之意者所引詩一曰衣錦尚絀已有不顯之意二曰潛伏三曰屋漏皆不顯之地四曰無言以至下文曰不大曰無聲無臭則形容不顯之至矣夫德顯而百辟刑之宜也不顯而天下自平其妙殆有不可測者要之中者性之德不顯之德即未發之中戒慎恐懼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也此時而敬是不顯其敬此所以為至德之淵微而有自然之應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

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

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

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

至也

語錄自衣錦尚絀以下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事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又說得愈密學者能如此收斂

雖未可便謂之德亦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不愧屋漏方能以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只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無臭終之此章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首章是自裏說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饒氏曰德輶如毛亦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足以形容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王氏曰此章是結尾舉一篇工夫之要約而言之所謂藏於密者也通曰此章八引詩當作四節看節節意相承第一節承上章極致之言恐學者驚於高遠首引尚絀之詩言下學立心之始結之以知微之顯第二節承知微之顯之語引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以實之自慎獨說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第三節承不言不動之語引詩云無言不顯以極其效如此第四節承不顯之語三引詩至於無聲無臭以形容不顯之妙至此朱子又恐學者因無聲無臭之語而又驚於高遠也故結之曰非此德之外有此三等然後為至也蓋所引之詩似有等級然其妙非杳冥昏默之謂非虛無寂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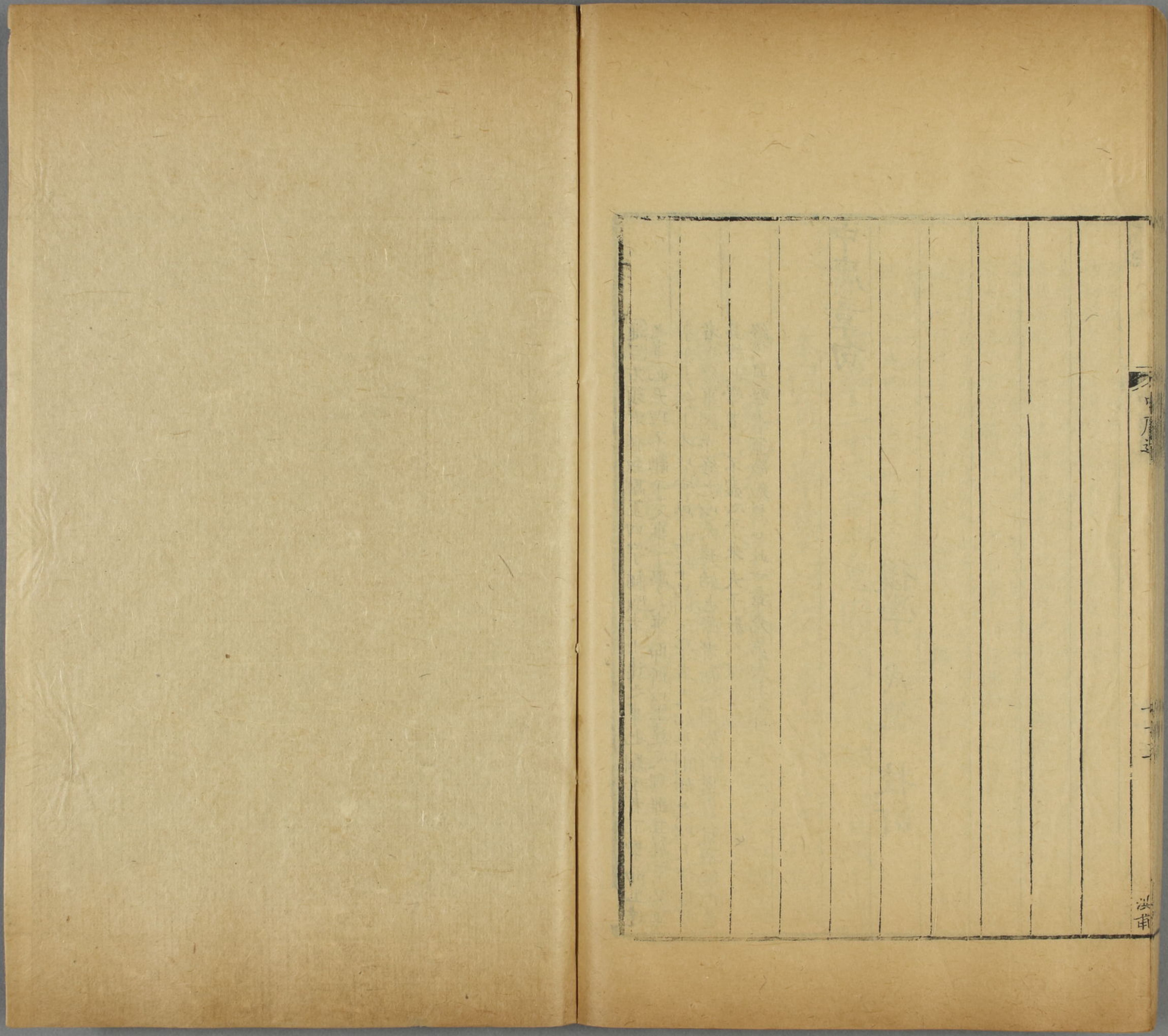
謂也故必提起德之一字言之首章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闊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道於心而不失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也此道之在我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結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者即不失其本諸天者也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爾是無聲無臭之天即吾不顯之德而不顯之德即吾渾然未發之中者也子思子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及約而歸之於此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此言中庸之極功故以不顯之德替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以為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慎終始焉

右第二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通曰右須看極致馴至四字極致者上達之事也馴至者下學而上達之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學人事即所以達天理雖其妙至於無聲無臭然其本皆實學也此書開示學者之始事則始之以天深期學者之終事則亦終之以天其始也學者知之則知所用力自不能已矣其終也學者可不盡心乎朱夫子教人深意始終備見學者宜敬勉焉。此一章為第六大節

中庸章句

後學 成德 校訂



Handwritten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ruled page.

Handwritten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ruled page.

Handwritten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ruled page.

